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無懼的堅持、無距的愛



毒海破網再生手



※此表由CSRone永續報告平台翻譯與製作

聯合國(2016~2030)永續發展目標的在地化  
指標：3、4、8、16



# 毒海破網再生手

1

## 2020年的我們

慕，永不落下

|            |    |
|------------|----|
| 相信祝福       | 1  |
| 四千個數算珍珠的日子 | 2  |
| 利伯他茲影響力地圖  | 9  |
| 服務內容       | 11 |
| 組織能力/財務運用  | 12 |

2

## 種子教師篇

負傷的醫治者

|               |    |
|---------------|----|
| 前言            | 15 |
| 第一圈種子教師       | 16 |
| 心也從此被封閉了起來    | 19 |
| 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出門   | 23 |
| 唯一能記得的是       | 27 |
| 慢慢打開我的心       | 31 |
| 在心中埋下了一粒種子    | 35 |
| 重新找回屬於我們的幸福   | 39 |
| 卻讓真正愛我的家人為我奔波 | 43 |
| 我不能再失去        | 47 |

3

## 社會企業篇

不願再有下一刻的心碎、改變在社企

|           |    |
|-----------|----|
| 前言        | 53 |
| 七品聚實習餐廳   | 56 |
| 心聚點人文咖啡小棧 | 57 |
| 九個菓子      | 58 |
| 五餅二魚古早味   | 59 |
| 九菓烘焙坊     | 60 |

4

## 新展事業

許一個未來

|       |    |
|-------|----|
| 治療性社區 | 63 |
| 倡議    | 65 |

# 相信祝福

文 / 羅慧兒 董事長

瑪竇福音第九章第9節：「耶穌從那裡前行，看見一個人在稅關那裡坐著，名叫瑪竇，對他說：『跟隨我！』他就起來跟隨了耶穌。」當今的教宗方濟各在他十七歲時聽到的這句福音，體會到耶穌對一位被人唾棄的人以憐愛的眼光看他且揀選他；深受感動，似乎耶穌也以同樣憐愛眼神看著他而決定跟隨耶穌。教宗方濟各感受到的是耶穌內在深情的態度而被祂轉化。我們服務的對象也是需要給予耶穌那種對人憐愛深情的態度。這正是我們所秉持的宗旨一個都不放棄最佳寫照。今年因著全球性新型冠肺炎橫行，整體的生活機能受制、人心恐慌、社會秩序、經濟活動深受重創。我們也不免受到衝擊，面對此一挑戰，我們就如約伯般平常心面對充滿耐心達到目標，相信天主的恩祐與同行就是最好的祝福！



## 四千個數算珍珠的日子

文 / 周涵君 執行長

### 緣起

很多認識我們的人都說，他們實在沒法想像：當初五、六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的我們，居然能一路披荊斬棘的堅持到現在已逾百人的團隊。這不得讓我回頭深深的感恩在我們前後緊緊守護我們的兩個天主教女修會團體：一個是政府遷台後就一直站在教育最前端的天主教台灣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一個是一直在我們背後每天默默以刻苦、祈禱支持我們的加爾默羅隱修院。

天主教台灣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在我們最初剛成立時，不但慷慨捐贈給我們一個原本隸屬於她們修會底下但暫處於閒置狀況的地方性教育基金會，沒想到在辦理章程變更時才愕然發現原本的500萬基金，因為答應銀行理財專員拿去投資債券，轉讓的當下正逢經濟衰退，市值只剩260萬。時任修會會長的羅慧兒修女二話不說的硬湊出240萬，補足到原本的500萬，再把基金會慎重的交在我們手中。

另一個則是天主教加爾默羅隱修院，維基百科說這個修會是天主教托鉢修會之一，但在我與她們相識近30年，我不認為她們有任何的托鉢行為，甚至連意念都沒有。那裡的修女，只要一進修院，便終身在裡面，把所有的一切都交託給天主，每天以祈禱、克己護守著所有向他們求助或遭受苦難的人，我們就是她們每天懇切代禱的對象之一。「利伯他茲」這個名字，也是當時的院長保拉姆姆在祈禱中為我們取的。

之後，一個個恩人開始出現在我們的身旁，不時的給我們實質上的鼓勵，推著我們往前進，有一路相挺的馮家姊妹、有我的好友芳華和一給再給的陳老師、有撐前補後守護在我身旁的淑芬天使，以及前副總統建仁夫婦，尤其是鳳蘋夫人，每星期四的朝拜聖體中，一定為我們獻上祈禱。



## 厝丫的咖步

在還沒成立基金會前，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個充滿曲折的基金會，還把院裡的一間神父休息室撥給我們當作辦公室。當成員逐漸增加時，修女們還把隔牆後的一間幼兒教室打通，讓我們每位員工得以有自己的辦公桌。我還記得有好幾天，因為人員的增加，一時找不到桌椅，我還把手提電腦搬到樹下的涼桌上，躲著陽光敲字。後來是因為服務個案太多，為顧及學校和幼兒園的安全，不得不忍痛離開陪伴了我們四年的小窩，搬到唯一願意租給我們的美河市。

美河市雖然租金高，但一拐彎就上高速公路，為我們每天要到不同監所上課及外訪，實在方便太多了；加上打報告時有河畔夕陽的相伴，讓我們足足享受了將近十個月的幸福時光，但最後還是因為人員的不斷增加和龐大的租金壓力，不得不搬到木柵路這棟屋齡超過40年又老舊不堪的四層樓房子。為避免年年換會址的窘境，我們和房東簽下十年的租約，並向恩人以分期償還的方式借了一筆修繕費，把整棟屋子整修了一番，樓上當辦公室，樓下作為實習餐廳，就這樣勇敢地開啓了我們社會企業的新頁張。

半年後104年6月成立第一家社會企業－七品聚實習餐廳；105年6月，續成立心聚點人文咖啡小棧；106年5月再成立九個菓子銷售工作坊；108年5月，又成立十二籃黃金泡菜烏龍麵和五餅二魚古早味；109年再將「十二籃黃金泡菜烏龍麵」轉型為「九菓子烘焙坊」；另加上鄰近老人安養中心團膳團，社企的雛型得以建置完成。108年底，因為加入試辦藥癮者治療性社區處遇之行列，緊接著的三棟治療性社區家屋，加上原來就有的青少年自立家屋、成人自立宿舍，串起了木柵路上利伯他茲一條街的梦想，加上四個外展單位：一家緊急短期安置機構-「選擇家園」、兩間少年團體家屋-「曙光家園」、一個成立快三年的桃園分會。每一塊拼圖，都記錄著我們汗水與淚水所交織出的珍珠與感恩。



## 傻瓜兵團的召喚

二十年前，我們只是一群傻傻的教會志工團隊，抱著單純傳福音的理念到監所辦生命成長活動；哪知三天的活動才進行一半，全身上下甚至脖子上也都刺龍刺鳳的大哥們竟哭得像個孩子似的。之後的十年，我幾乎把所有的年休都給了監獄，直到有一天，當時在桃女監擔任主秘的淑華突然邀我們四個志工老師到她的辦公室，語重心長地說：「妳們光只在監裡面辦活動，這哪有難！妳們應該知道她們最需要的是出獄後怎麼幫她們重新站起來！」

當下的那一棒，雖然狠狠的敲醒了我，但回神後想到我的兩個孩子還小，我又有這麼重的房貸，我哪有能耐做甚麼？但說也奇怪，那次鴻門宴後的每個清晨彌撒，總有一個聲音催促著我：「放下一切，跟隨我！」我越想逃，我的身體就越差，ㄍ一ㄥ到最後，失溫送進了醫院，我才不得不投降。接著，我的另一半、我們的幾個監獄牧靈志工...，一個個都被天主用不同的方式召喚在一起，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倉促成軍。

開始的我們，為了能爭取到監所上課的機會，監所要我們怎麼做，我們一定全力配合；為了完成找家的夢想，我們甚至自掏腰包到香港參訪他們的戒毒工作，尤其是他們的中途之家；為了能拿到公部門的補助，在應徵不到專業人員的情況下，我們親自捲起袖子進學校讀書、修學分、考證照...。這期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的困難、挫折和打擊，但我們不曾輕言放棄；更有很多次，我們是在憂心發不出薪水的情況下，邊上課、邊流淚。慢慢的，有了聯勸的支持，我們有能力請到第一批的專業人力，也在「一個都不放棄」的堅持中，我們逐漸打出了口碑。



但說實在的，大部分被我們撈上岸的人，幾乎都已被毒品傷得遍體鱗傷，可想而知，修復工程也絕非僅靠單一的面向就能成就；所以中期的我們，即使財務再困窘，公部門的方案補助只限於社工員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奢侈的將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諮商心理師）引進到我們的團隊。只是沒想到光光讓機構內部的「社工組」與「心理組」能對上話，就整整磨合了三年；後來又加上跟助人領域沒有太大相關的「社企組」，同仁彼此間的適應與協調就更加的複雜，甚至耗盡了團體大半的精力。

所以，我們後來在徵聘新夥伴上，會把多元學經歷擺第一；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從不同角度被培育出來的專業人才，他的眼界和思維絕對會比只從單一學堂被培育出來的人更寬廣。這也造就目前機構同仁同時擁有社工、心理、企管、經濟、醫療、法律、行銷設計雙學位者，幾乎占了四分之一強。我們也會用加薪的方式，鼓勵同仁繼續進修相關系所或報考跟業務有關的專業證照，所以近幾年來，學經歷中擁有碩士學位者，幾占機構同仁的三分之一強。

我們更鼓勵機構內的種子教師（過來人）回學校或進空大進修，因為我們深信讀書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和自信心。目前近20位種子教師中，犯研所畢業的1位、正攻讀社工碩專班的1位、符合社工師考試資格的5位、正在繼續進修社工學程的6位（其中有2位即將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擁有就輔員乙級證照1位、正在進修社企經營管理的3位。

至於我們的社企員工，我們也都配有不同的專輔老師，不斷地鼓勵他們考證照，幫他們規劃如何延續學程或請老師幫忙補習功課。我們的第一位培力少年就是在考上中餐丙級證照後，自動放棄三千元的加薪機會，而加入到我們的種子教師行列；之後，更在老師的鼓勵下請家教補習功課，半年後，通過同等學歷考試，接著甄試上了大學的社工系，如今已經畢業了。此壯舉影響了很多後進的培力員工，讓「讀書計畫」與「證照考試」成了陽光種子群組「戒菸叮嚀」外的另一個重要話題。



## 與公部門的合作中找契機

十年下來，雖然大家都說我們在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上做得最徹底，成效也最好，但我們卻一直不受社會大眾捐款人的青睞，所以跟公部門申請方案補助就成了我們經費來源的主力。然而，政府方案很多都屬政策面或實驗型的，聰明又有財力的機構根本不會投案；只有我們，為了拼財源、養人才，只能壯大膽的去嘗試。然而，不管是標案或是委託案，在遴選過程中都會聘請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在一場場嚴峻的考核和挑戰中，雖然讓我們飽受不少折騰，但不同的時空交會，卻也厚植了我們的軟實力。

然而，方案接多了，除了自籌款、押標金和保證金也會跟著不斷增加外，一到年底，全辦公室得挑燈夜戰的趕期終報告、貼發票、趕核銷...。這還不打緊，我們還得面對來年方案是否通過的酸甜苦辣；更辛苦的是，方案的補助款除了常常緩不濟急、不能立即到位外；常常認真辛苦執行了一整年後，很多經費又囿於公部門的陳舊法規，只能看得到卻領不到；更有甚者，隔個一兩年，居然還會面對被追回去的夢魘。我只能說，接公部門案子越多，我們的心臟得要越強，口袋也得要越深。

所以每到年底，我們還是擺脫不掉黔驢技窮的窘境，看著其他社福機構財報上的天文數字，不用旁人指點迷津，我自個兒早已陷於「褚小者豈能懷大，綆短者何以汲深」的泥沼中。如果問我：「為何還要如此的折磨自己？」我只能說：「就因為站在毒戰最前線20年了，我比誰都清楚我們是在打一場永遠不可能勝利的仗；但如果沒有人願意堅定的守在最前線，它所帶來的毀滅性傷害，會比地球環保議題更嚴重。」

然而，不管我們怎麼呼籲，怎麼讓大家知道新興毒品是會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動搖到我們的國本，我們依舊孤立無援。媒體每天都在播報吸毒的人所造成的社會治安問題，讓我們的工作永遠得不到大眾的青睞。我最記得兩年前的一次，一家電視台還特別幫我們做了一個專題，呼籲大家來支持我們；但播放完後的三個月內，我們的募款總共只多了6萬多。儘管如此，我們依舊堅定的守在我們的崗位上，等待有朝一日政府的毒品政策能改變。我們也知道，一個機構經費來源中有百分之七十必須仰賴政府方案，絕不是一個明智之舉；但在個資法的保障下，我們為了能撈到願意被服務的個案，我們必須拿到與政府並肩作戰的兵符。

然而，正當一切都在起步的當下，我卻得了比肺腺癌更嚴重的病。其實我從小就大小病不斷，也有好多次瀕臨死亡的邊緣，但自從挑起基金會重擔後，我就沒時間去管身體的警訊，以為那只是天生的氣喘、心臟病、自律神經失調、免疫性疾病…。直到夜裡咳到五臟肺腑都要爆裂，坐不能睡改趴睡，再不行跪著睡，還是不行就抱腳睡…，後來我更是舌裂唇破齒搖、兩眼乾澀…，尤其指梢末端大小不一的開口笑，讓我在敲鍵盤時總是痛徹心扉到不行，我才不得不走進醫院。

當所有的檢查都結束後，醫師告訴我，我得了比肺腺癌更嚴重的菜瓜布肺加修格蘭氏乾燥症。在那當下，我並沒有太大的驚訝，只是問醫生，我還有多少時間？醫生打開電腦，讓我自己看螢幕上平均壽命只有「十個月」的霎那間，我反倒有種鬆口氣的感覺—我的賽程終於可以跑到終點了。我開始一一跟我的家人和朋友道別，我也親自安排自己的身後事，包括把大體捐給輔大醫學院…。

我自認我的一生，除了對不起我的另一半和我的兩個寶貝女兒外，我已了無遺憾。所以當我知道自己身上的這個病是屬於罕見疾病，不只健保不能給付，甚至已繳了二十多年的保險費（內含醫療險）也硬生生地把我排除後，我才真正傻眼，原來我的健保卡被註記「重大傷病」的意思只是：以後看病，只要繳50元的掛號費；甚至有些重大傷病還需要每年評估，我這個病不用…。醫生一直鼓勵我去醫院做標靶治療，但臨到住院的那天，我想到一個療程就要48萬，我臨陣怯步了。

我告訴自己，既然得了比肺腺癌還難治的病，那我更不能浪費時間躺在病床上去作化療，我應該用我的餘力跟時間賽跑，去找適當的人來接我這個位子，去找錢以彌補年度的缺口。感謝天主，那年，我們拿下了第四屆的傳善獎，一個每年400萬、連續三年1200萬的獎金，讓我們當年就鬆了一口氣。隔年，隨著機構的轉型與定位，最後的缺口也在教堂黃媽媽因為先生和獨子的相繼離世，捐了我們一筆220萬，得以平安的過關。但我們的十周年慶，卻在我和病魔的搏鬥中靜悄悄地過了，沒有任何慶祝儀式，甚至連自己機構同仁一個簡單的餐會都沒有。



但另一方面，我們整個團體的鬥志也因著傳善獎的洗滌和栽培而越變越高，我們不再為接方案而弄得自己人仰馬翻、肢離破碎，我們也會開始去規劃我們的未來方向，找回我們願意勇敢的站在毒海最前端的初衷。我們不只意識到新興毒品的千變萬化對青少年的傷害有多大，我們也看到因著兒少權益法的改變讓曝險少年肆無忌憚的流串所帶來的驚心膽跳...，所以我們往左勇敢地接下台中以北唯一的半開放式治療性社區案子，承租一棟又一棟的住屋及辦公處所；往右又不斷開拓我們的社企場域，把陣線拉得更完整，讓多年來的實戰經驗，能藉著一站式到底的多元化無縫接軌服務，成為大眾所能理解與接納的模式。

## 讓愛永續

當然，隨之而來的安全考量也越來越重、裡面的住民每天都會給我們許許多多的難題待解；也雖然社企場域的培力員工，一下子這個復發、一下哪個又情緒不穩；還有為了全面「禁菸」，我喊破嗓子快11年，但每天總還是有層出不窮的貓捉老鼠遊戲；更怕這棟棟高人性化的社區，撐不住裡面住民的衝動情緒和各式各樣讓人瞠目結舌、光怪淋漓的事...；但如果問我，最讓我擔心的是甚麼，我還是會毫不考慮的答說「經費」二字。我必須交棒，但整日沒由的看我一直在找錢，又有誰敢貿然的答應接下我的位置？但如果我一直硬撐，對整個團體更是不公平。

即使趕緊交棒的心願，堆疊得比101還高；但我更不希望這麼一個精銳的團隊，因著我的離去而挺不過今年社福界的大寒冬。所以我需要大家的支持，讓我們得以「無懼的堅持、無距的愛」繼續站在毒海的最前線—撈人（吸毒的人）、堵人（販毒、運毒、製毒的人）、再生人（協助其重返社會）。

## 利伯他茲影響力地圖

# Libertas 源自於拉丁文 譯意為「自由」

自85年起，即開始走進監獄，88年起更以「一個都不放棄」的理念，一步一腳印的穿梭在各大監所及校園。因為深切感受到毒品犯罪及愛滋患者佔收容人的比例節節攀升，於98年在天主教台灣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的捐助下成立本會。



/LIBERTAS.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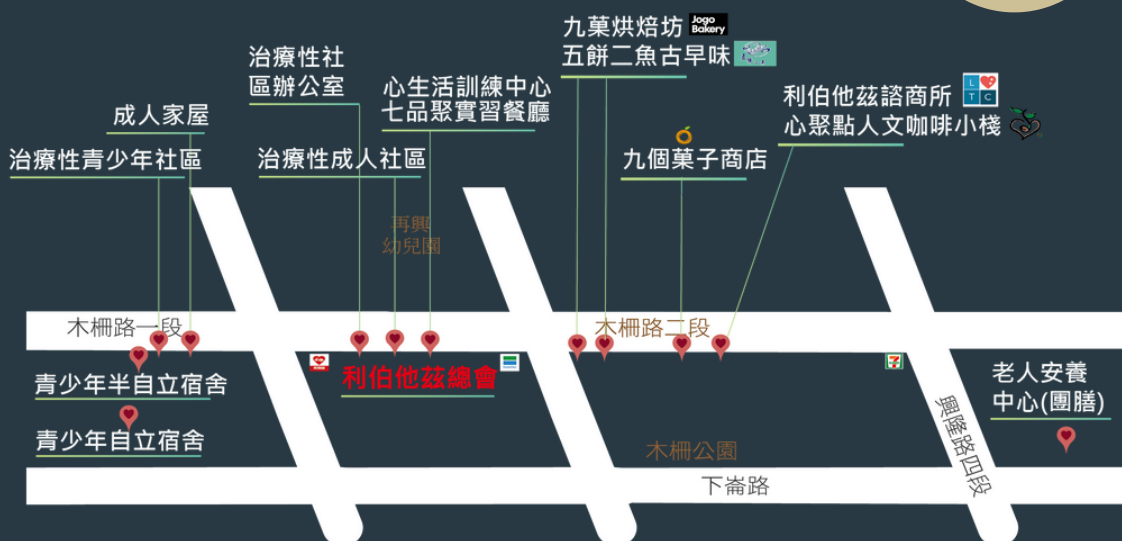


@176DMSYJ

利伯他茲



利  
伯  
他  
茲  
地  
圖



外展單位：選擇家園、曙光家園、桃園分會





## 有罪? 無罪? 犯人? 病人?

當毒品犯罪已躍為社會治安的最大隱憂

當新興毒品不斷以變裝的方式戕害著我們的下一代

當緝毒查毒阻止不了毒品的滲透

我們還能為我們的下一代做些什麼?

## 使命

以天主永不放棄的愛，扶持社會中最小的弟兄，協助他們珍愛自己，找回並發揮個人生命中原有的潛能與優勢，活出自由、自在的生命力。

## 願景

經由專業團隊提供多元服務，以一站式到底概念建置心理輔導、職能培力、社企多元場域，並以種子教師團隊的典範效應，協助藥癮者復歸家庭與社會。

## 影響

學歷證照

找回自信

種子教師

典範效應

關係修復

回歸家庭

穩定就業

社會減害

## 服務內容

### 社會福利



- 藥癮成人服務
- 曝險青少年服務
- 治療性社區示範中心
- 心生活訓練中心
- 就業服務
- 心理諮商
- 種子教師

### 中繼家園 / 安置服務



- 治療性成人社區
- 治療性青少年社區
- 成人家屋
- 青少年自立宿舍
- 青少年半自立宿舍
- 選擇家園
- 曙光家園



### 社會企業



- 七品聚實習餐廳
- 心聚點人文咖啡小棧
- 九個菓子商店
- 九菓烘焙坊
- 五餅二魚古早味
- 鄰近老人院團膳

### 詳細內容





## 組織能力 / 財務運用

### 跨專業服務人力

全職員工

**113** 人

兼職 精神科醫師 1人

組成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犯罪研究、心輔員、社工師、社工員、生輔員、就輔員、社資行銷人員、社企經理人、社企員工、種子教師及過來人家屬。

雙重專業背景

**50** 人

組成

輔導人員有 90 人，海外學人或具碩士學位 31 人，具雙重專業背景者近半。

專業證照

擁有心理師、社工師證照者 21 人、乙級就服員 6 人、乙級技術師證照 4 人、丙級技術師證照（烘焙、中餐、照服、機電）多人。



### 財務透明

- 上年度決算帳目公開於  
本會官網 [www.libertas.org.tw](http://www.libertas.org.tw)
- 自律聯盟會員
- 會計師查核 (勤茂會計事務所)

今年度募款目標

**2,000萬**

截至109年8月底達成率 15%

### 去年度經費收入來源

- 政府補助  **77%**
- 其他企業單位  **11%**
- 募款  **7%**
- 服務收費  **5%**

### 去年度預算支出

- 人事支出  **78%**
- 募款行銷宣傳  **2%**
- 行政支出  **10%**
- 直接服務  **10%**







負傷的醫治者

# 種子教師篇

以自身的經驗協助在迷惘中的人找到  
釋放與盼望之路





## 前言

文 / 周涵君 執行長

記得在準備一頭栽進這個區塊的初期，身邊好多的長輩和長官都好心勸我：「到監所當當志工、上上課就可以了！千萬別留電話號碼，讓他們出來後找到你們...」。當我們成立基金會後，更有很多的專家委員勸我千萬別用過來人，因為一個不小心，就會讓我們整個機構賠上；甚至好一段時間，要讓有專業背景的同仁去接受原本是我們的個案，後來卻成為我們同仁的事實，成為我最大的挑戰。

大家都知道我很保護，不，應該是很寵我們的種子教師，因為我知道他們才是真正的毒戰尖兵；但就因為被我相中的，過去大都是以大哥大、大姊大的居多，各個因身經百戰早練就出一身的武藝和帶兵的本事；加上監所待久了，又一時改不了裡面文化所帶來的心靈烙印，辦公室常常變成有理說不清的戰場，但這也使得我們機構每個能生存下的人，都擁有一身刀槍不入的本領。

雖然有時不免被氣到七竅生煙，但說實在的，我還真打心眼裡喜歡這群有情有義的寶貝們；但要把這群武士放在適性的地方，可就是一門艱深的學問。我自知能力不足，所以想把武士們塞回正規的學校去念書，看有沒有培養一點氣質，尤其是念社工。如今，第一代的種子教師都各個功名成就、學業有成；第二代的繼續追隨第一代的腳步，正穩步前行。讓我們一起來看第二代掌門人下的弟子，有甚麼樣的生命故事。



## 第一圈種子教師

### 陳鳴敏 副執行長

是我們種子教師群組中第一個去念社工，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後，又繼續攻讀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如今已畢業**3**年。榮獲**106**年度衛福部保護業務「紫絲帶獎」、**109**年度台北市優良社工-中流砥柱獎、**100**年度台北縣社教有功人員。現任機構副執行長，主責「臺北市少年緊急短期安置庇護家園－選擇家園」和「臺北市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曙光家園」主任之職。



### 文月 耀中

文月是機構的開國元老之一，也是很多收容人口中的「媽咪」，除協助無數的更生人找到回家的路，也在各大監所擔任講師工作。曾榮獲**99**年度台北縣社教有功人員、榮獲法務部矯正署**101**年度績優教誨志工人員獎。**107**年的聖誕節與認識**7**年的耀中在教堂結婚，現在夫婦倆一同投入於藥癮者治療性社區工作。





## 興國 慧萍

興國於**101**年加入本會，即一直以鳴敏為典範，於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後，目前在玄奘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專班就讀。曾榮獲**103**年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第**13**屆旭青獎、**108**年基隆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活力新秀獎。慧萍與興國結縭**19**年，自**102**年加入本會後，即以藥癮者家屬身分，扮演藥癮者回歸家庭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也正在積極的修習社工相關學分。新戒還特別在監所的接見室為慧萍成立「**co co**會客室」，以協助有需要幫助的家屬。



## 世禮 秀蕙

身任就輔組督導的世禮，不只擁有就服員乙級證照，更擅長連結友善廠商，前後達**60**餘家，目前也正在修習社工相關科系。與秀蕙結縭**5**年，秀蕙不只秀外慧中，上進心也特強，進機構才**4**年，就已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目前還邀世禮一同在世新大學非營利與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專班修學分，預備隔年正式進入該系碩專班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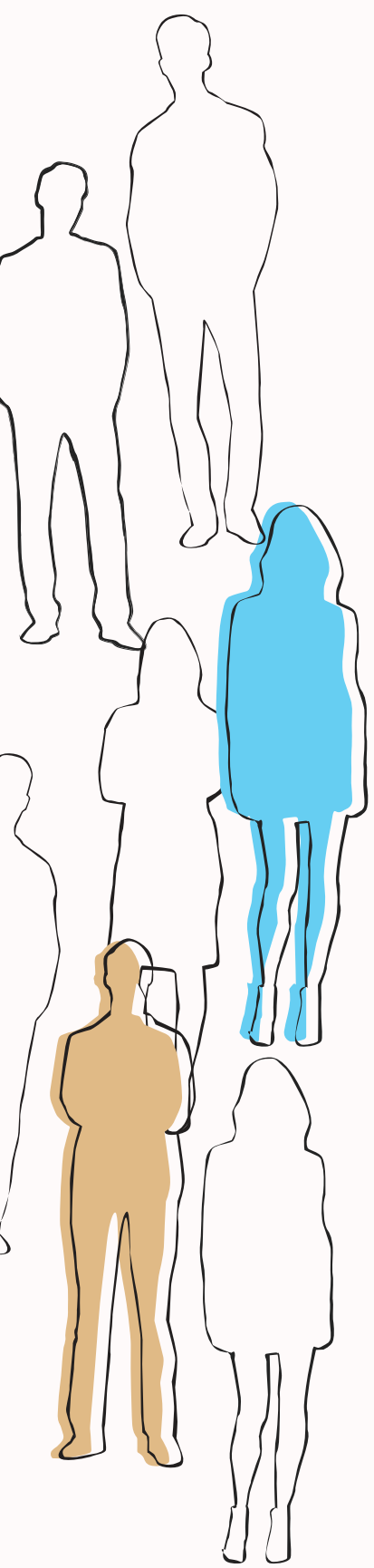
---

## 種子教師的傳承

第一代的種子教師都各個功名成就、學業有成；第二代的繼續追隨第一代的腳步，正穩步前行。讓我們一起來看第二代掌門人下的弟子，有甚麼樣的生命故事。

# 種子教師篇

## 負傷的 醫治者

- 
- An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featuring several human silhouettes. At the top, two white outlines of men stand side-by-side. Below them, a blue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s shown from behind, walking away. In the lower left, an orange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s shown from the side, holding a white rectangular object. To the right of the orange figure is another white silhouette of a person. The silhouettes are simple line drawings with no facial features.
- 01 心也從此被封閉了起來 -阿哲-
- 02 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出門 -阿旭-
- 03 唯一能記得的是 -阿叡-
- 04 慢慢打開我的心 -阿凱-
- 05 重新找回屬於我們的幸福 -書書-
- 06 在心中埋下了一粒種子 -阿進-
- 07 卻讓真正愛我的家人為我奔波 -豪豪-
- 08 我不能再失去 -阿煌-



心

## 也從此被封閉了起來

01

文 / 阿哲

我上有一個哥哥及三個姊姊，因為在家排行老么，所以很得家人的溺愛。我的爸媽書念得雖不多，但做事相當的勤奮認真。自我有記憶以來，爸媽就在市場擺攤賣水果，由於每天早早就入睡，半夜就得起床到批發市場去補貨，所以對我的管教也沒那麼嚴，使得我在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就經常成群結黨的在外遊蕩。起初，出入場所都以電動玩具居多，後來認識了一些庄內比我還大的孩子，翹家逃學、惹事生非就成了家常便飯。才小五的我，居然有一次因與對方發生口角，我不服氣，當下就找了三位玩伴，原本抱著只想教訓對方的情況下，沒想到卻失手把對方給打死了，我也因此進入了少年觀護所。

爸爸為了我，想盡辦法與被害人家屬達成了和解，未滿12歲的我在兒少法的保護傘下，雖只被判三年的保護管束，但我原本就讀的學校不敢收我，我頓時也變成鄰居眼中的壞孩子，只要誰跟我玩在一起，被他們的爸媽看到，回家就是一頓打；於是我的朋友只剩下一些愛玩不愛念書的小孩，我的心也從此被封閉了起來。

上了國中後，我更是變本加厲的成為學校的問題學生，身邊的朋友也大都以校外的問題孩子為主，進而認識了地方上的混混，接觸到了安非他命。國中勉強混畢業後，我念了三所高中，但都沒念完，整天跟地方上的老大攪和在一起。當時因為看到大家都在使用海洛因，用下去之後又都好像很舒服的樣子，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便嘗試了；也因為這樣，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變化，被警察追、觀察勒戒、戒治...對我而言，根本沒有任何幫助。





因為使用毒品的開銷太大，我轉而幫人拿毒，賺取生活費、賭博、打電玩，然後被抓。就這樣反反覆覆的進出監獄，出獄後沒多久時間，又開始吸毒，家人為了我用了許多方法，24小時顧著我也都沒用，我只要說出去買個飲料的時間，我就有辦法弄到毒品，家人對我傷透腦筋，甚至把我帶到醫院戒毒，10天花了5萬，出了醫院那天我還是跑去吸毒。

在我17歲的那年，最疼我的爸爸因為糖尿病肝硬化引發了敗血症而突然離開了我，我就更離不開毒品，因為只有在吸毒時候，我才能麻痺自己對爸爸的思念，也因為吸毒開銷過大，我開始販毒。這樣的日子持續到了我19歲那一年，我生命中又發生了另一個重大的事件，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兄弟即將要當兵，於是我帶他到酒店慶祝，沒想到他因為喝酒過量而暴斃在我身旁，當下的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他斷了呼吸。之後，每當想起這件事情，我就更用毒品來逃避自己的愧疚感。

我是到22歲的那年，因為毒品案件，第一次正式進到監所服了一年多的刑期，但我並沒有因此而受到了教訓。當完兵之後，我再度開始了我的吸毒人生，之後便反覆進出監獄，前後被關了約八年的時間。在監獄裡，家人從來沒有間斷地關心我，即使在雲林，他們還是一直從北到南，花了來回至少8-9個小時的時間，只為了看我幾分鐘。在獄裡，看到家人花了那麼多的時間來看我，我當然感動，但這個感動很快地在出獄後被毒品的誘惑給淹沒了。我是直到在新店戒治所服刑時，我接觸到基督教，讓基督信仰成為我的生命中心，再加上看到家人對我的不離不棄，我開始有了戒毒的念頭。

出監後，我便到我的戒毒旅程第一站——晨曦會戒毒村，晨曦會主要是用福音戒毒的方式，裡面的生活從早到晚都是以聖經教導為主。七個月後，我想換個方式回到社會認真工作，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跨出那一步，這使我想起了在我服刑時曾經參加過利伯他茲的課程，於是我打了通電話給利伯他茲的老師，在老師熱心的協助下，我進到利伯他茲的咖啡廳工作。在那裡，我不只學到了如何調製咖啡及製作甜點麵包，我也同時拿到了我人生第一張的烘焙丙級證照，這是在我吸毒時不曾想過的事情。

來基金會之初，我很怕自己再度跌倒，所以我登記住進基金會的成人宿舍，在學長的鼓勵和照顧下，我的心慢慢地穩定下來。之後，我也開始接受宿舍管理員一職的委託，對於剛從監獄出來到社企工作的新夥伴，我會跟他們分享自己是如何一路走到現在，透過經驗分享，我發現他們也能漸漸地穩定下來，比較不會胡思亂想。這讓我看到，也許我沒有像其他專業輔導老師般地對他們做什麼實質上的幫助，只是把我過去的經歷分享給他們，沒想到這樣一個小動作，原來也是有影響力的。

在基金會上班的這兩年當中，我遇到許多跟我一樣曾經用藥的人，每天大家在一起相處得很融洽。當然其中也有復發的人，前一秒大家還互相鼓勵，不能再走回頭路，結果下一秒他的驗尿報告是呈現陽性反應，這讓我相當的震撼。每次遇到這樣的狀況時，我總是再三地提醒自己，不能心存僥倖，就像聖經上的話語：「隱藏的事情沒有不顯露出來的，遮蓋的事情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我知道「戒毒」對我們來說，會是一輩子的功課。

目前，我轉換職場，在基金會新成立的治療性社區裡陪伴需要協助的青少年。這個工作為我是個非常大的挑戰，面對一個個桀驁不馴的青少年，我有好幾次都想放棄，但夥伴們都鼓勵我「把每一個挑戰都當作一個跨越自己的機會」；於是我調整自己的腳步，在服務的過程中，開始學習敞開心去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生命，陪他們到球場發洩過剩的精力。

今年過年，我們全家約在林口一起吃團圓飯，我至少有10年以上沒有跟家人在一起開開心心、有說有笑的一起吃飯，這是我在以前吸毒的時候從來沒有過的。放假時，我也會抽空去看媽媽，跟媽媽撒撒嬌；媽媽看到我回家，總會笑得很開心，我很享受著跟家人在一起的溫暖的感覺，我想這就是愛吧！



---

「把每一個挑戰都當作一個跨越自己的機會」





# 很長一段時間

## 都不敢出門

02

文 / 阿旭

我出生於一個平凡且健全的家庭，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是家族中的長孫，自小就備受寵愛。國小的我，成績都是名列前茅，媽媽為了栽培我，每當放學或假日，總是被吉的堡、潛能美語、珠算、速讀給塞得滿滿的。國小畢業後，媽媽為了讓我能有更好的受教環境，捨棄鄰近的國中而安排我去讀私立中學。每天早上，我得搭上五點四十五分的校車；晚上六、七點課後輔導完後，又坐著校車回到家。這樣持續了快半學期，或許是私校競爭太激烈，我每次的月考成績都落般上的中後段，也開始變得不愛讀書。媽媽以為我成績退步是因為學校太遠、趕搭校車太累，於是展開了我的轉學噩夢。

我先轉到大安區的明星國中，但成績反而不進更退，玩心重的我開始結交一些會翹課的同學，開始只是躲在校園角落玩耍，後因調皮破壞飲料販賣機而被學校記過。媽媽怕我遭到老師和同學的異樣眼光，也為不讓我跟那些愛玩的同學膩在一起，於是把我轉學到離家最近的學校。不巧那時正遇著爸爸出車禍，腦部動了兩次大刀、腿也斷了，媽媽忙於照顧爸爸，我就更肆無忌憚的在校成群結黨、霸凌同學。才國三上，我就因大過小過已超過十二支，被勒令轉學。但鄰近的學校都不要我，所以我就被轉介到了基督教聯合教會的社區少年學園，最後只拿到了國中修業證書。

當時就因為少年學園的體育課是被安排到鄰旁的撞球場，進而認識了裡面的店長，所以後來當我不再讀書時，我就到球場打工，也在那認識了越來越多比我大的哥哥，順勢的加入幫派，到處討債滋事，跑遍各大舞廳，接著就開始接觸到各式毒品、吞搖頭丸、拉K。我是在收到當兵體檢通知單的同時，因為在舞廳裡販賣二、三級毒品遭警分局查獲。交保勒戒出來後，遇到警方大力掃蕩搖頭店跟搖頭丸，我就改用安非他命。





19歲那年，因為在一次任務中，打傷了債務人、把對方的車子和財物拿走，而被判了八年六個月，發監到宜蘭監獄執行。

後來因為遇到96年的減刑，我提前於100年出獄，那次的經驗讓我覺得在裡面很好關，也不用上什麼課、做什麼事，甚至認為有關過的經驗，對將來在江湖上混兄弟是有幫助的，只要我不吸毒就好。所以我一出獄，就又回到以前在酒店圍事、催討酒單、放球版的生活。只是這次僅短短五個月，我就因為討債把人押走引發槍戰造成對方一死一傷而被捕，罪名是殺人、槍炮、妨礙自由。收押禁見四個月回來後，我想自己已經卡到官司，再多幾條也無所謂，所以更用毒品來麻醉自己。就這樣，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因吸食毒品進出法院七次，每次都被交保。後來是因為一次行車糾紛，把對方駕駛砍傷逃亡，因毒品執行通緝而進到新店戒治所。這一關，就是四年十個月。

就在這次被關的期間中，我開始會想：我已經32歲了，被關了11年，我還要繼續這樣的生活嗎？我其實好想過個正常平凡的生活，我想要變好，但卻不知道從何開始。剛出來的我，待在家裡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出門，這趟關，讓我與這個社會脫節太久，我連進便利商店買個飲料，看到飲料櫃裡琳瑯滿目的瓶瓶罐罐，居然不知道買什麼好，常常看著看著，什麼也沒買又走出來了。我也嘗試找份工作，看著早餐店上面寫「無經驗可」，我就鼓起勇氣去應徵，電話那頭問了一句：「那你做過什麼？」我愣了很久心裡想著：對啊！我做過什麼？我就嗯嗯的跟對方說「沒有」，對方很訝異說：「沒有！那你幾歲阿？」我說我31歲，她想了想說：「喔！那不好意思，因為現在旺季，需要找有相關經驗的，我們沒有時間教...」掛上電話後，我就再也沒有打電話找任何工作了，就這樣待在家裡長達半年之久！

之後，是在利伯他茲老師不斷的關心與追蹤下，才鼓起勇氣來到基金會的社企場域-實習餐廳工作，雖然我對廚房沒興趣，但我能每天開心的上下班。基金會有很多過來人，也有很多專業的社工和心理師，那讓我很自在，所以我每天從汐止坐公車到南港、再轉捷運到市政府、再轉公車到木柵上下班也不覺得累。

---

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出門

直到有一天，我在廚房拿刨刀削紅蘿蔔皮時不小心削到自己的手指，經過簡單的包紮後，我仍強忍著刺痛繼續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心裏感到委屈與受挫，我好想回家不要做了！我為什麼要為了賺這個一個小時140元的薪水受這種苦，所以中午午休時，我就拍傷口的照片給我媽看，讓她知道我受傷了。

雖然媽媽很有智慧的安慰我，但是我的心並沒有因此而平撫；就在我下班，走到我們基金會另一間咖啡廳門口搭公車回家時，我抬頭往裡面一看，看著在裡面準備打烊的年輕人拖地的背影，那一幕是那麼深刻地烙印在我心裡。我強忍著情緒，直到上了公車戴上耳機聽著詩歌，才讓眼淚流了下來。我不斷地在想我如果在他那個年紀就能回頭好好的工作，該有多好；我如果在他那個年紀就能接觸到政府或機構的幫助，今天就不用多關這十幾年...；也因著這件事，我開始思考我的人生，我的未來。

原本看著基金會裡的種子教師進監所、進校園、去各地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幫助人回頭，我很不以為意，也很排斥，我覺得這種工作能做多久，有多少地方可以去講，我又能用同一套故事講到退休、講到老嗎？哪天不需要我講後，我還能做什麼？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基金會有很多過來人都在讀書繼續進修，很多人選擇讀社工系，留在基金會幫助像我們這種需要幫助的人。我開始有了想跟他們一樣做社工的念頭。

只有國中修業證書的我，循著基金會過來人的前例，在基金會老師的幫忙下安排了一位家教幫我補習，才第二周我就想放棄，因為我根本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尤其是數學，老師講很多次，我還是聽不懂，常常氣氛搞得很僵，但我知道我必須堅持下去。另一方面，我知道我必須先有一張丙級證照，所以我向公司請半個月的假，自費去上照顧服務員的訓練課程，結訓後再等兩個月取得資格後報考單一級照顧服務員證照。因為平常沒有從事相關照顧服員工作，所以考試前我再請半個月的假在家專心攻讀學科課本，從YOUTUBE術科影片中拼命死背，很高興我一次就考上。



之後開始在每個周日下午去自費去找莊敬高職的老師補習，有時候在學校裡，有時候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廳或便利商店，就這樣三個月後我以總平均82分的成績通過了高職學歷鑑定考試，之後再甄試上台北大學社工系進修班。

就在準備面試前，我們幾位利伯他茲的老師還模擬大學教授的角色，出題目讓我對答；面試前一天，還一直交代我千萬要穿長袖襯衫把手臂上的刺龍刺鳳遮住。我永遠不會忘記最後一關，系主任問我說：「白天工作、晚上讀書，很辛苦，你要怎麼去調適？」我回答系主任說：「我知道不論是來讀書還是未來做社工，單憑熱情總有一天會消耗殆盡；我唯有倚靠神，才能讓我堅持到最後...。」最後，我不負衆望，以正取第五名的成績錄取。如今我已是大二的學生。

---

在基金會幫助像我們這種需要幫助的人，我開始有了想跟他們一樣做社工的念頭。





# 唯一能

## 記得的是…

03

文 / 阿叡

我出生在一個小康的家庭，是家中最小又是唯一的男生；大家都以為我應該最得寵，但事實上並沒有，反而是常常被要求最多的一位。只要是粗重的事，就會聽到三個姊姊對我使喚著；爸爸只要一看到我，就會問我功課寫了沒。國中階段，下課後還要去補習班，白天學校只要低於70分，少一分打一下；晚上則是75分，少一分打一下。高中時期，為了貼補家用，也為了有較多的零用錢，我選讀夜校，因為我從小就喜歡拆卸組裝電器用品，於是我選了電機。

我當時的生活模式就是工作（工地水電工）、上課、假日聯誼、改摩托車、玩樂…。有一天晚上，一位從小到大的玩伴帶我去他家，說要讓我看一個東西，到了他家，我就看著他在組裝吸食器，他告訴我這東西比酒還嗨…。我吸了三口，過一陣子頭皮發麻，離開回家後，我整夜睡不著，就把隔天要考的重點抄寫下來，內在有股無名的興奮。那次考試出來，我的平均成績在95以上，除了高興以外，另一種想法就印入我的腦海中了…，這就是我第一次吸食安非他命的經歷。

高中四年級，我開始準備甲種電匠，以及丙級自來水配管的證照，因為在我們學校如果這兩張證照沒取得，就會被留級；所以我早上到工地做水電工，晚上到學校上電工法規的歷屆考題和術科實習，到了假日一樣聯誼，每天生活都過得很充實。在取得證照順利畢業等當兵的那半年，我開始常跑舞廳和KTV，因為即將要去當兵，所以玩得更瘋；每次玩，也都會準備安非他命。那段時間的我是瘋狂又高興，雖然會有些許的罪惡感，但多半會被亢奮給蓋過。





直到有一天聽到我的幾位朋友因為吸毒被判勒戒，大家才開始稍稍地緩和下來，所以從我當兵前一個月直到當兵快退伍前一年，我都沒有再使用。後來是因為我簽下自願役，一次無意間，發現我學長也在吸安非他命，於是我又開始吸毒、狂歡的生活。直到有一次軍中安檢，在憲兵副排長的寢室衣物堆中發現了吸食器，副排長被判了軍法，我因為害怕，也就不敢再吸了。

在退伍後，我考上夜二專，一樣是電機科，白天一樣做水電技工，晚上上課，爸爸也開始對我比較放心，於是我又斷斷續續的偷用安非他命，並對用藥開始有很多合理化的解釋：「我在玩藥，不是藥在玩我」。但慢慢的我發現：當我心情不好時，我想要用藥；當我情緒不安、恐懼時，我也想要用藥；開心時，我更對自己說「慶祝一下吧」；工作遇到挫折時，我需要把腦袋放空一下，也要用一下...。終於沒多久，被我爸媽發現了，家裡開始對我展開戒毒的解決之道，每天求神問卜，北市各大神廟都問過，也不斷要求我到松德醫院就診。我記得當時非常抗拒的對爸媽說：「到底是要問神明？還是問醫生？」我不知道這句話對爸媽有多傷，只是一直想替自己圓謊、找藉口。

我是在一次和廠商喝酒，因為飲酒過量，開車回家的路途中，因為想靠車上預留的安非他命來解酒，而不自覺地把車子併排在永吉路路口，睡昏了過去，被巡邏警車敲窗後發現吸食器而將我依現行犯逮捕。我進了監所，我在工信工程的工作也沒了。第一次出監後，我努力賺錢想彌補我對家人的虧欠，我拚命的把自己搞得很忙碌，也沒時間和爸媽相處，我發現爸媽沒有很開心，而我的壓力也很大，就這樣我又掉下去了...，又進了監所...，爸媽仍然每週固定來看我...。

就在我最後一次進監後，我最深痛也最遺憾的事情發生了！本來都是爸媽固定一起來看我，但那一次竟然換成我的大姊陪著我媽媽來，原來最愛我的爸爸因為心肌梗塞離開了我們。我在會客窗的這一頭大哭起來，媽媽和姐姐在會客室的另一頭也在大哭，我不知道爸爸會這麼突然的走了，而我卻什麼都來不及跟他說...，唯一能記得的是，爸爸在來看我時，常提醒我在裡面要背波羅密多心經，還常說以後要背給他聽喔！

這次回來後，我第一件事就是陪著媽媽去祭拜爸爸，在爸爸的牌位前，我背心經給爸爸聽，在三個擲聖杯中，我感受到爸爸就在我身旁。接著，我到了利伯他茲，成為基金會社企培力員工之一員，負責在各大公司行號販賣監所產品。雖然薪水很少，但是我學到如何與陌生人互動，如何開發新的產品和通路，這個工作性質跟我以前的工作經驗是很不一樣的。

以前我只要負責監工，拼命追工程進度，完全忘記照顧自己和家人；在利伯他茲社企裡，我可以準時上下班、我可以有較多的時間安排進修、我可以在被友善的對待裡，慢慢地面對自己的軟弱，我也有更多餘的時間陪伴家人。這些，都是我們更生人最需要的，它不但讓我減少對社會職場的不安與恐懼，也讓我和家人的關係有了很大的改變。假日我會陪媽媽逛市場買菜，這般簡單的幸福和滿足，是我以前從來沒有體會。

另一方面，因為我知道戒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每天下班後，我就參加AA戒酒匿名互助團體。一個團體不夠，我就找其他的團體，有松德醫院、台安醫院、民權西路小樹屋、天母溫德、中山北路聚會所、中山活動中心...，把日子排得滿滿的。從AA這個團體，我學到了很多，也慢慢找回自己。整整一年之久，即使我後來也成為團體的帶領者，但我還不是敢說我可以成功的擺脫毒品的誘惑。

今年初，我從社企員工轉為基金會的正式職員，和曾經輔導我的學長姐們一起擔任助人工作。我也跟其他種子教師一樣重返校園，只是我沒選社工系，而是選電子工程學系，好跟我之前所學的電機工程連結在一起，成為我今後起步的基礎。



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這些都是我們更生人最需要。





# 慢慢打開 我的心

04

文 / 阿凱

我出生於一個單純的家庭，記憶中的爸爸，很早就出來創業，但因為工作性質都在晚上，所以很少見到爸爸的面，當然就更少交談，所以跟媽媽的感情比較好。從小我就很喜歡畫畫，國小時，媽媽就開始讓我學畫畫及鋼琴，而我本身也很熱愛運動，因此在國小四年級就加入了排球校隊。上國中後，家人希望我可以好好念書，不希望我再繼續參加校隊，也怕繼續學才藝會影響到我念書，我所有的喜好都被禁止了，尤其最難過的是，我不能打籃球校隊。我曾經試著為自己爭取，但爸爸問我說：「你覺得你打球可以打到幾歲？退休之後你能幹嘛？」在講不贏的情況下，我只好放棄。

在被拒絕之後，我心中滿是不平和憤怒，也許正值青春反抗期，又不知道可以找誰幫忙，在過多的情緒壓抑下，我決定要擺爛給家人看。我開始不愛唸書、不愛去學校，跟一群也不愛唸書的朋友在一起，翹課、到處惹事...，然後就一直被記過。我跟家人的關係也越來越差，從不愛回家，到能多晚回家、就多晚回家，到後來索性就不回家了。

上了高中，為了要賺學費，我開始了打工的生活，也真正的離家出走，住在西門町，認識了一群喜歡找我去打撞球的朋友，慢慢地也認識西門町附近的人。我喜歡跟這些人在一起，因為他們會關心我，他們給了我一種在家裡找不到的溫暖感覺。沒多久，我就加入幫派也染上毒品，開始做違法的事，從圍事、討債到賣藥，最後到製造毒品。在18歲那年，我第一次被警察抓，收押半年出來後，我一樣在幫派裡面跑酒店、圍事、賣藥...，沒多久，我的刑期判下來，是四年2個月，我只好乖乖地進去執行。





剛開始的第一年是在台北監獄，當時的我覺得沒關係，反正外面有我很多好兄弟，在裡面關也不用擔心什麼；所以對我媽來看我，我一點也不珍惜，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第二年，我被移監到新店戒治所，慢慢地發現，我的兄弟都沒有來看我；當初說好的會來會客、會寫信給我的，也都不見蹤影。我慢慢看清楚原來這些就是所謂的酒肉朋友，也開始去思考朋友對我的重要。我感覺重重的又被人遺棄，我不知道我還剩下什麼值得我去珍惜與擁有。

後來因為在舍房打架，我進了違規房，這讓我更覺得痛苦。我開始受不了監獄的生活，我知道這不是我要的，也跟我當初想的完全不一樣。當初的我覺得沒什麼，以為關一下就可以出去了，到裡面還可以認識更多大哥，出去後可以混得更好...。於是，我開始想要改變。接著，在一次宗教課程裡聽到台上的牧師談到耶穌，牧師說信耶穌會得到愛，會有平安；我想說：有沒有搞錯？耶穌最好是有這麼厲害啦！但不知道為什麼，在一次的違規房中，當我發現自己已一無所有了，我開始試著去認識這位耶穌，也開始慢慢去看聖經，雖然剛開始什麼都看不懂；我也試著參加基督教的團體，後來也參加利伯他茲在監所的專班課程。

在這段時間裡，常常會有老師和牧師來跟我聊天，我開始有了被關心的感覺。上帝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我心裡默默的動工，開啓我的雙眼，讓我悟到在我關的這段日子裡，媽媽幾乎每個月都來看我，為什麼我之前都沒有發現呢！我不但開始跟媽媽修復關係，也感覺到利伯他茲的老師、基督教的牧師和新店戒治所的心理師都是那麼真心地想關心我、幫助我，這使我慢慢打開我的心，願意接受他們的幫助。

但到了真的快出來的時候，我心裡又在想著出去以後要幹嘛？我對什麼工作好像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越是接近出來的日子，心就越慌，甚至想說跟我的兄弟去大陸好了，在他爸爸的貨櫃公司上班，反正不要繼續在幫派跟吸毒就好了。但當真正出來以後，很多人都跟我說去大陸不好，因為生活習慣跟文化都跟這裡差很多；我兄弟也說，剛開始他自己也會很不適應，這讓我

開始認真考慮到底要不要去大陸，掙扎了很久，以致剛出來的一個月都還沒有工作。後來，是到利伯他茲找老師們聊天，老師希望我先到這裡的餐廳工作，等穩定一陣子再說；媽媽也覺得這樣比較好，所以我就留了下來。

工作一陣子後，我想都在餐廳工作了，就去考一張丙級證照，後來是如願的拿到了丙級證照，也加了薪，但我發現我並不想一直在餐廳工作，我想跟這裡的老師一樣，用滿滿的愛到監獄裡上課，幫他們與家人和好，出來後幫忙連結工作...；我也想到我自己也是這樣被幫助過來的，而且基金會裡有很多的更生老師也在幫助像我一樣的人，然後到各個地方去現身說法，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我也想像他們這樣。再加上信仰的關係，我覺得幫助人是有意義的，我開始對這份助人的工作產生了興趣。但有興趣是一回事，我卻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因為我沒有讀甚麼書，我不像這些老師，都那麼專業，連這些更生老師也都持續著在念大學，我覺得這為我實在太難了，我連張高中文憑都沒有，還想大學...，但因為我對這份工作真的產生了興趣，所以再跟老師討論過後，決定先從校園宣導開始，到校園跟同學們分享我的親身經歷；也在這時，讓我更體會學歷的重要。

在老師的鼓勵下，我決定開始唸書，我知道很難，而且很討厭，我也是那種一看到書就可以睡著的人；但我不斷告訴自己：如果不曾努力過，怎麼知道不行，我不是也曾努力想當大哥過，也想賺大錢，那為什麼不能努力唸一下書！於是我下定決心在老師的介紹下請了家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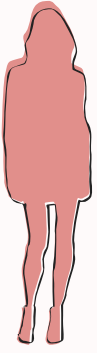
剛開始真的很痛苦，因為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所以我花更多的時間去補回來。後來真的通過同等學歷的考試，拿到了高中的畢業證書，我鬆了一口氣，發現只要我真心想做，我是可以做到的。之後，我就在大家的鼓勵下考上大學社工系，雖然是進修班，但我很認真地把每門課都念得很踏實。隔年，我也鼓勵我的女朋友去考社工系。今年，我終於畢業了，成為一位正式的社工員，我不認為我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能改變別人，只希望被我服務的個案，我能夠讓他們知道人生能有更多的選擇。



---

我不認為我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能改變別人，只希望被我服務的個案，我能夠讓他們知道人生能有更多的選擇。





# 重新找回屬於

## 我們的幸福

05

文 / 書書

我是家裡四個小孩中的老三，爸爸從事彈簧床及傢俱事業，所以家庭經濟環境還算不錯。媽媽平時則和爸爸一起打拼事業，家裡的打掃、煮飯工作，都是請人來做的。由於爸媽長年忙於工作，所以我一歲半就去念幼稚園。我們兄弟姐妹感情很好，爸媽每星期也會帶我們去西餐廳吃飯，休假時也會開車帶我們到處去玩，我們與一般家庭沒什麼兩樣。

我小時候功課幾乎都在班上的前10名，上了國中後因為愛玩，每天成群結黨，不知不覺地就接觸了安非他命，當然，書也唸不下去了。我第一次進少年隊，是被最疼我的爸爸送去的。我記得當下的我，是用惡狠狠的眼，瞪著我的爸爸。之後，我依舊我行我素，光國中就念了四年，前後換了三所學校，畢業那天領到的還是一張修業證書。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讀書，賭博、吸毒、販毒、不斷進出監所，不只把弟弟也帶壞，我的兩段婚姻也都在離婚中結束，留下的是一子、二女，苦的是我的爸爸和媽媽。

我前後總共進出監所6次，期間好幾度我很想為孩子站起來，但因為一直面臨連續犯案，只好又入監服刑。我還記得在倒數第二次進監服刑一年後出來，原本想找份工作好好重新開始，但最後仍因抵不過毒品的誘惑，又走上吸毒這條路；更因為吸食安非他命的量越來越大，再加上又愛賭，光靠賣二級毒品的收入，已無法應付我的開銷，所以我開始賣起一級毒品，也做盡了一些不法勾當，當然最後還是難逃法網。但那趟，因為販賣一級毒品未遂，加上吸食，我被判了十年又十一個月。





在接到判決書的那刻，我才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看著小女兒還那麼小，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跑路」，跑去大陸一走了之；但爸媽和姊姊都勸我不要這麼做，也積極地鼓勵我勇敢面對。就在我32歲那年，我終於鼓起勇氣主動到監所報到。服完整整八年三個月的刑期，才從宜蘭監獄假釋出來。

在最後服刑的那段日子，我看到我帶給孩子們有多大的傷害。我的大女兒從小就守候在我身旁，幾乎寸步不離，連外公外婆要帶她出去玩，她都不願意，深怕回家後我又突然消失不見。每次我醒來，她都坐在我身旁，還把我的電話機拿去藏起來，怕我接到電話後又會跑出去。而我唯一的兒子，在離世前的兩個多星期，還與媽媽高興地跑來會客，告訴我說他們即將要去加拿大玩。當時，兒子手中還拿著在幼稚園做的一朵康乃馨，說要送給我，但送不進來。沒想到才出國兩個星期多，就在阿姨家的泳池裡溺斃。失去孩子的椎心之痛，是我到現在也無法形容的遺憾。

而我的小女兒在我入監時才兩歲，等我回來時都已經十一歲了，對我完全沒甚麼印象。在監獄裡剛開始是大女兒帶著剛會寫字的小女兒寫信給我，因為剛開始，爸媽都告訴小女兒我是在宜蘭上班，所以小女兒寫信時都用注音符號寫著：「媽媽，妳什麼時候才會從宜蘭上班回來？」每當我看到女兒寫來的信，心中更是難過不已。後來爸媽知道實在瞞不下去，也知道我很想小女兒，就帶著她一塊來監所看我。聽爸媽說，小女兒每次看到我後的回家的路上，都會哭得很傷心，所以爸媽最後只有暑假及年前才會帶小女兒來會客。

在最後的八年，我的爸媽因為健康問題相繼的倒下，媽媽因糖尿病，每週有三天都得去醫院洗腎。而就在我要出來的那年過年，我收到大女兒的來信說：今年的過年，他們都在醫院過，因為阿公血便，醫生檢查出是罹患了肝癌腫瘤和直腸腫瘤，所以過年時，阿公是在加護病房過的。從那刻起，想回家的心更濃，想改變的心也越濃。為了不再跌回過去的生活，我在監所實施全面戒菸前一年，就先報名戒菸。

105年7月，我終於獲得假釋，當我返家時，我發現兩個女兒不只在等我，大女兒還打開電腦，陪著我看她與妹妹從小到現在的相片，讓我參與她們一路的成長，心中的那份喜悅與感動，至今都難忘。隔天，剛考上第二志願的大女兒便陪我到法院報到、到區公所辦健保卡復卡手續，還為我拿了一些DM回家。

在得知有利伯他茲這個機構後，大女兒更主動幫我聯絡機構裡的就業個管員。不到一小時，個管員居然真的就出現在我家與我詳談；隔天，我就在大女兒的陪同下到基金會做適性測驗。之後，便在個管員的安排下，先到鄰近的社區從事社區服務工作。在那裡，我有學到揉麵團，每天與社區老人們一起共餐，餐後也會幫忙整理環境，協助社區佈置；星期一和星期四，我就幫忙消毒打掃幼兒館，在那裡我做了四個多月。這是我回來後的第一份工作，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服務孤單老人不只讓自己很開心，也幫助我找回了很多信心。之後，基金會便邀請我加入他們的行列，一起投入協助藥癮者的工作。當時，里長及所有同仁都很不捨我離去，希望我能繼續留下，甚至以調薪作籌碼。在那友善的職場上，我看到自己受到那麼多人的肯定與認同，這讓我變得更有自信。

進入利伯他茲後，我被安排的就是就業輔導員的工作。過去的我，從沒想過有朝一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來幫助或鼓勵其他的更生人；來到利伯他茲後，我發現原來我還是有價值的。為了培養自己在助人工作上能有專精，我決定繼續進修。由於我本身只有國中修業文憑，所以我打算先報名空大的選修生，修完40個學分後，再轉往空大附屬的專科學校修習社工相關學分，之後再進入空中大學。我記得我第一次的學費還是由大女兒幫我出的。如今，我只剩一年就可以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

之前，因為與爸媽及女兒分開太久，這趟出來，爸媽身體狀況已不太好，所以我目前除了把工作做好、書讀好外，就是要扮演好一個女兒及母親的角色。



另外，因為在利伯他茲這四年多時間，我學到了認錯、承擔、面對，所以當弟弟也因吸毒而遭通緝後，我就一直勸弟弟早日入監服刑。雖然開始弟弟並不為所動，但在我不斷地勸說下，真的去法院執行。如今也平安回來，在一間饅頭店當司機。我相信因著我的改變，我們的家也將會跟著改變，並重新找回屬於我們的幸福。

---

我相信因著我的改變，我們的家也將會跟著改變，並重新找回屬於我們的幸福。





## 在心中

# 埋下了一粒種子

06

文 / 阿進

我是家中唯一的獨生子，爸爸隨政府來到台灣後，考上了國立藝專，畢業後就被延攬進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我的媽媽則是南投埔里開廠房人家的女兒，所以自小我沒吃過甚麼苦，很被寵愛。也許就因為獨子，媽媽對我的期待特別高，畫畫、書法、作文、心算、網球、鋼琴家教、各式學科的補習，幾乎填滿了我所有的童年歲月。

每天，媽媽就帶著我搭計程車到處補習，我在裡面上課，媽媽就坐在外等著我下課，然後再趕下個行程。剛開始對虎媽式的掌控，我還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疼我的爸爸又忙於新聞工作，讓我越來越想逃離這個家。我受不了媽媽連我跟同學去看個電影，都會跟；這讓我覺得自己在同學面前很丟臉，那顆想飛的心更濃烈了，行為也更誇張了。雖然我因為國中讀的是師大附中附設國中部，我的成績也直升到師大附中，但我只讀一個月就休學，然後開始我的轉學生涯。

為了能早點獨立賺錢，我結交了一些會玩的朋友，也開始學會抽菸、嚼檳榔、喝酒，也在打工上課精神不濟的情況下接觸了安非他命。當時的我，可以離譜到邊上課、邊把藏在抽屜裡的吸食器拿出來用。每次的校園衝突，都有我的份。雖然之後有將近十年的時間，為了我的初戀女友，我恢復到正常；但也為了她向我提分手，我又把自己推回到原點。尤其當我知道分手的原因竟是媽媽覺得她配不上我，要求對方離開我時，我就更不能原諒媽媽，我下定決心要到一個媽媽管不到我的地方。





我在夜市擺過攤，也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從百貨公司一個專櫃擴張到十七個專櫃，我發現我很有做生意的頭腦，但相對在精神上的負荷也越來越重，所以我又開始用起安非他命、迷上酒店，最後甚至陷入賭博。

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又輸光了所有的錢。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好回台北，爸爸二話不說的把我所欠的債務清了；但家人對我的金錢掌控更嚴格了。當時因為媽媽在洗腎，我用媽媽重度殘障的身分，開了一間彩券行，期間也結婚、生子。我其實可以安份的過我的一生，但我做生意的頭腦又開始活躍起來。當我跟媽媽說，我想用大約三十萬的現金，來修改店內裝潢及購入新的電腦及桌椅等來擴張營業時，媽媽只有一句「不行，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把錢拿去買毒品？」就是這一句話，我和媽媽大吵了起來。爸爸當下賞了我一巴掌，隨後把我拉到家門外，對我說：「你不要再跟媽媽吵了，你媽媽再活也沒有幾年了，改投注站需要的錢，爸爸明天會放在客廳廁所的衛生紙底下。」隔天，我果然在廁所衛生紙下面找到了我所需要的資金。改裝後，我從原本一家小小的、默默無聞的投注站，一下子成為在全省5500家投注站中連續五年前100名的績優商家。

但如果投注站生意要更好，就必須在每個過年前準備夠多的資金，才能將刮刮樂順利批入。在這五、六年間，我是累積了許多人的信任，我的金主都願意在每年過年前，將手中的定存解約來投資我，當然我也要給出相當的利息。爸爸看在眼裡，就偷偷地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向銀行貸款了二千萬，然後拿著那張提款卡告訴我說：「裡面有二千萬可以運用！」當下我真的感動地掉下眼淚，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大展身手，不辜負爸爸的期望。我能運用的資金多了，自然好幾家彩券行都想與我策略聯盟，連台彩總經理都希望我能擔任講師一職。

在這之後，一直延續了好多年，我在彩券業界的業績可說是達到了巔峰，但我的生活也跟著變了調，吸毒、玩女人、賭博樣樣來。我以為過去兩次我都能輕易的戒斷毒品，即使輸掉近千萬的財產，我還是有機會再賺回來，於是我就更毫無忌憚，直到我

出事被抓、收押禁見197天，我才猛然發現我整個世界全都被我自己給崩毀了。不僅工作、房子沒了，現金沒了，就連妻子也堅持要離婚...。最後只剩下我的老父，不但在我入監服刑時替我照顧兒子，最後還出面替我交保。

在交保上訴那段期間，為求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到了景美就服處，表明自己是更生人的身分，想要找工作。之後，我得到三個工作機會：分別是餐飲業-月薪34,000起跳，但須從早到晚，二班制；另一個工作機會是大樓保全工作，月薪大約是30,000起跳，但需輪值夜班。這兩份工作對正處於交保後又離婚的我來說，看著家中的一老一小，我只能選擇第三個工作，到利伯他茲所屬的社會企業工作。雖然薪水只有23,460元，另外還要扣健勞保；但上班周休二日，且朝八晚五，這能讓我一邊有工作、一邊又能照顧家人。不過開始之初，我的家人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過去的我一個月要花費二、三十萬，現在卻選擇一份最低薪資的工作，但我真的做到了。記得剛開始的前二個月，因為錢實在不夠用，我變賣了車子、電腦、手機才勉強度過那些日子。基金會得知我家中還有一老一小需要扶養，也特意为我多安排些加班時段，神奇的是，我在工作的第三個月受洗成為基督徒，而兒子在學校的成績也有了起色。

但沒到半年，原本看似平淡又真實的生活，卻因最高法院一份駁回上訴的公文，給全打翻了，我必須再回監所服刑11個月，這對我有如晴天霹靂。還好基金會的老師們一直鼓勵我勇敢去執行，並允諾一定會留一個位置等我回來，也在我服刑的那段期間，不斷地關心著我的爸爸和兒子，還私底下每個月偷偷塞給我老爸五千元的生活費，這讓我在心中埋下了一粒種子。

11個月後，我出獄了，不但重回崗位，也在工餘之暇，除了陪伴老父幼子外，我也重拾課本。我不想再賺大錢，我只要好好跟著孩子起長大，好好照顧一路撐著我的爸爸。現在的我，除了負責基金會的社企營運業務外，也按著自己的進度，一步一腳印的準備半年後拿到社工師考試資格，成為一名正式的社工員。



---

按著自己的進度，一步一腳印的準備半年後拿到社工師考試資格，成為一名正式的社工員。





# 卻讓真正愛我的 家人為我奔波

07

文 / 豪豪

我出生在基隆一個三代同堂的家裡，是家中的長子，下有一個妹妹。打從有記憶以來，爸爸每天都會因酗酒鬧得整個家雞犬不寧，甚至會使喚我拿皮帶去鞭打我的媽媽。在我6歲時爸媽離婚了，自此後，我就再也沒跟媽媽聯繫。離婚後的爸爸，酗酒更兇了，苦的更是爺爺、奶奶和我。每天晚上，只要爸爸還沒回家，我就會擔心得無法睡覺；爸爸回到家，我又會很恐懼他發酒瘋。我從小沒一天好睡過，讓我到現在還有嚴重的失眠症。

即便如此，我的功課還算不錯，也很認真地考上瑞芳高工，但在高一過年的一天，爸爸喝酒回來後又莫名其妙對我亂罵，我積怨已久的情緒就像山洪暴發，我毅然決然什麼都不帶就直接離開了這個家。之後，我就一個人在外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也在那時因為交友不慎，我開始接觸到毒品，從日校轉到了夜校，又在夜校讀到被退學，之後我就專心地在一間工廠上班。那段日子，我會趁爸爸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地回去探望爺爺奶奶還有妹妹。

就在我18歲生日的當天，我利用上夜班期間的休息時間跟同事一起出去買早餐，沒想到出了一場大車禍，導致我顱內出血、頭骨碎裂。醫生發了病危通知，告訴我的家人即使做了緊急手術，但成功率不高，不死也會是植物人。那次手術後，我很幸運地活了下來，但我也變成了肢障，領了中度殘障手冊，也留下了癱瘓後遺症。

這場車禍使我失去了很多東西，我的興趣、我的娛樂、我的工作...，我的世界彷彿一夕之間全崩塌，包括我再也不能彈吉他了，連打個籃球也打不好。我頓時失去了方向，覺得自己這麼努力地過日子幹嘛，還不是遇到一堆鳥事，我開始放縱自己。





因為是職災，我放了大約半年的工傷假，天天酗酒跟吸毒，也接觸到地下博弈球版，開始做起博弈的生意。起初，我還真的做得很順利，賺了不少錢，也買了一部車子，我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多，我的生活也越發的糜爛。直到我被倒了一大筆債務，瞬間不只所有的積蓄都給賠掉了，還欠了一堆債。起初，我還覺得無所謂，我身邊的朋友這麼多，而我對朋友都很好；我相信我出事，大家一定會挺我度過難關的；沒想到我的朋友們在我出事後，都不見了。之後，我就過著行屍走肉般的日子，也在那個當下，我接到妹妹傳來的噩耗，說我爸爸在醫院時間不多了，想見我一面。我心裡更是五味雜陳，好不容易籌到錢趕去了醫院，還是沒趕在爸爸離世前見他最後一面。

我因為爸爸而離家，後來也因為爸爸的離世，我回家了。我告訴自己，我必須振作起來，因為家裡需要我。我先去酒店當少爺，做了一段時間，買了一部中古車，也把債務解決了，就在朋友的介紹下，到核四工作，也在那時學了**AUTO CAD**，爭取到繪圖工程師的職位。四年後，因為核四要關廠，我就一邊到我叔叔的髮廊擔任公關，一邊去學汽車鍍膜包膜的技術。兩年後，我在基隆開了一間車體護理店。起初經營得還不錯，但因為我的交友相較複雜，所以陸陸續續卡了不少毒品、傷害、毀損...等案子，店裡也成了毒品的中繼站。

我一向好勝心強，在開始碰藥的時候，我就想跟朋友證明「我能夠控制的了毒品」、「我即使吸毒也不會影響我的正常生活」，所以我就一直吸毒沒有停過，直到毒品案接踵而來，我才漸漸意識到毒品不只影響到我的生活，連基本生活能力，我也無法控制了。雖然一開始，我還有能力繳罰金，但之後罰到沒能力，店也沒辦法好好正常經營，然後通緝被抓，進去服刑。

我其實只關過監獄一次，說起來也只有半年，但對我而言，在監獄待習慣了，我就越不敢離開監獄，因為我知道我只要一離開監獄，問題馬上接踵而來，貸款、違約金、裝修賠償費，還有毒駕的罰款...。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如何去面對這麼多挑戰，乾脆還是回到我行屍走肉的生活，又或再冒險幹一票...；但我也想到萬一失敗，可能換來的是遙遙無期的刑期。

越快要出監，我就越煩，直到出監前一次的會客，奶奶帶著妹妹來探望我，奶奶對我說，她不求甚麼大富大貴，她只想看著我平平安安、腳踏實地的去過日子。我的妹妹也是靜靜的看著我說：「哥哥，你過得還好嗎？」會客結束，我看著奶奶一天一天老去的背影，也為這個當哥哥的我，沒有能力保護好妹妹，而難過不已。那次回到舍房後，我下定了決心腳踏實地的去面對所有，我不想讓家人們再為我奔波流淚。過去，我一直以為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能解決，不用家人來替我煩惱；但當我真的進到監獄裡，我發現我什麼也做不了，卻讓真正愛我的家人為我奔波監獄。在快出獄的前幾天，監所為我做了出監輔導、就業輔導，但我必須說環境真的很可怕。就拿我出獄後的第一天來說，就在家附近遇到了朋友，然後就很正常的被問說：「你出來了喔！」接著就是說：「走吧！來家裡充電一下吧！」我明明就已經下定決心要脫離，可是當下的誘惑就在眼前，心裡的天使與惡魔交戰的結果，我輸了。第一天出獄，我就又吸毒了...

不過好險，我及時煞住了車，沒有再繼續下去，但我真的意識到我如果不脫離這個環境，我很難改變，於是在找工作的時候聯絡上就業輔導中心的一位莊小姐，她非常熱心地跟我介紹了利伯他茲，說那裡有個培力方案可以幫助出獄的人有個就業機會，還有成人宿舍可以住，租金很便宜，最主要的是可以讓我離開這個環境...。就這樣，我來到了利伯他茲，也順利的進入職場、搬到了成人家園。我終於有個穩定的工作，也有個安全的住所，雖然薪水不多，但我心裡有份踏實感。

只是工作了不久，接續而來的就是面臨即將而來的債務，存證信函寄到了公司，讓我不得不去處理。機構的老師馬上陪我去做了債務協商，因為我有決心要還，百來萬的債務就讓我以一個月1萬元作為分期付款償還，五年的時間就可以處理完我所有的債務。後來因為看著一個個種子老師在這裡尋求到幫助後，又再去進修念書，紛紛投入到助人工作裡，我開始有了將來能夠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憧憬，就像當初其他人幫助我一樣。我開始自修，去把我當初未完成的學業完成。



今年初，我轉到照顧青少年的工作，這些青少年們多或少卡著些案子，就像是群迷途的羔羊一樣，我做的工作就是趕在他們成年前及時去幫助他們找到生命的意義，雖然過程中遇到不少挫折，但我知道這是我的使命，只要我還有餘力，我就不想放棄。

---

但我知道這是我的使命，只要我還有餘力，我就不想放棄。





# 我不能 再失去

08

文 / 阿煌

我出生在一個三代同堂、家庭功能也很健全的大家族裡，因為擁有兩間還算蠻大的店面，所以家庭經濟算是不錯。但因為長輩迷上了地下賭博、欠了錢，家族也整個受到了牽連，以致慢慢家道中落。我是家族同輩年紀最小的，從小阿公阿嬤就最疼我，再加上我的二伯離婚沒有小孩，認我作他的義子，所以哪兒對我好，我就往哪兒跑。沒錢時，就找阿公或二伯拿，不愛上學，總會有免死金牌可拿。

我是直到我國小三、四年級，阿公因病心臟病住了院，所以爸爸讓我跟阿嬤住，希望我多陪陪阿嬤。因為阿嬤的溺愛，不想上課，阿嬤會背著媽媽幫我請假，沒有錢阿嬤會給。不愛上課的事終於在一天被媽媽知道，媽媽特地趕回阿嬤房間把我修理了一頓，把我趕去上課。一出門，我因為不爽，還是沒去學校，躲在學校旁的衛生所玩了一整天，正準備結束快樂的一天時，不知怎麼的，被我媽媽發現。當下我以為這下我慘了，回去一定會被揍；可是媽媽當下只是默默的走向我，眼眶裡泛著淚，一句話也沒說的，就牽著我的手回家。隔天，我很開心的跟我的同學炫耀這件事。

小五後，我開始抽菸、認識了一些比我年紀大的學長、跟老師吵架、密集的翹課。國中後又認識了更多比我更會搗亂的朋友，每天起不了床，當然就無法準時上課。即使勉強到去學校，心裡不爽，就霸凌較弱小的同學，甚至恐嚇取財，要不就翹課回家打麻將...。才國一，為了好強與好奇，我開始接觸K他命，每天放學就抽上一隻。我不覺得每天拉K有甚麼問題，因為我可以說不抽就不抽，我也不認為K他命會對我造成甚麼樣的傷害。





我是到了國中畢業的那個暑假，第一次接觸到了安非他命。那時，因為我的一位朋友帶著他的水車來我家裡玩，我當下覺得那東西好酷，又覺得我拉K都沒有上癮，在鐵齒和好奇心的驅使下，我第一口下去，整整一個多禮拜沒法睡，累了我就再吸...。一個月過了，我就像斷片一樣，根本無法工作，錢不夠想吸，我就開始賣毒。從一開始幫一些大哥們送藥，到後面我乾脆自己接手，用藥量也一天比一天大，甚至吸到差點暴斃。但那時的心情只有一個，好爽。

有一年，安非他命查獲得緊，市面上的安非他命幾乎被查封光，我朋友便帶了一把改造手槍來我家，講好要一起去他朋友哪裡搶毒品。幸虧當時還沒下手，我的那位朋友因通緝先被抓。本以為我會沒事，沒想到過了幾天，便衣刑警便到我家，查出了我朋友偷放在我家的那把槍，當場直接上銬將我帶進了警局，那是我第一次上警局。送法院的當下，我還僥倖地以為自朋友被抓後，我因為開始躲藏，所以都沒碰毒。果真那次，我只被收容到少觀所兩個月，就放我回家。只是我沒想到法官是故意的，他知道我一定改不了，所以想以吸毒之名把我定罪，好好感化，才故意放我走。

但說真的，回到家後我原本是想戒的，但熬不到一個禮拜，我就又開始吸了，之後當然就越來越糟。我再也沒精神去管法院報到要驗尿這回事，反正吸完再驗、驗完再吸...。充其量，我等到法院通知我要報到驗尿，我躲一躲，就會沒事的。但卻來了一張傳票是槍砲的，我以為去法院解釋一下「那槍不是我的」，就可以結案了事；沒想到到了法院，卻又被通知我要去驗尿。當下我正在退藥（毒品的藥性過了），也沒去想那麼多；等我清醒後，才發現自己已在法院的地牢裡，這才驚覺這下慘了！果真，我直接被移送到少年觀護所。

到了少觀所，我被安排上了戒毒團體，也在那初次認識了利伯他茲的雅雯老師。在得知我可能會被感化後，我開始不停地寫信給其他安置機構，希望能收留我，其中也包括利伯他茲。沒想

到我的裁定是如此地迅速，兩個月左右，我就被轉到桃園少年輔育院。初進桃輔的前兩個月，我真的很不習慣，之後因為遇到幾個比較好的朋友，我才漸漸放下心防。到桃輔的三個月後，在老師的幫助下，我當上了幹部，之後就平平順順的待了下來。直到在母親節後的一天，我人生一件永遠無法彌補的憾事發生了！

那天，老師突然帶我走到訓導科，就這樣我被帶上了手銬和腳鐐上了計程車，一路到了殯儀館，原來我的爸爸因為心肌梗塞過世了。我雖然頑皮，但從小爸爸就不曾嚴厲的對待過我，我們父子倆感情很好，常常會像朋友般地聊天、打鬧。桃輔母親節的懇親會裡，爸爸還載著媽媽一起來看我；爸爸還跟我說：要我好好加油、他會等我、看到我的改變…。沒想到才不到一個禮拜，再看到爸爸時，已是冰冷的躺在殯儀館裡。我是家裡唯一的男孩，連爸爸的最後一程，都無法陪爸爸走完…。回去的當天晚上，我整晚沒有睡，我告訴自己：我要改變，我一定要改變，我已經失去了爸爸，我不能再失去媽媽。

我在非常快的時間（大約一年左右）拿到了分數，提了名，也在雅雯老師的幫助下，我來到了利伯他茲，住在中繼家屋，也被安排在心聚點上班。在心聚點的那段期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例如人與人正向的溝通方式、咖啡沖泡、飲料調製、烘焙麵包與甜點....等。半年後，在利伯他茲老師們的鼓勵和幫助下，我考到了烘培丙級證照；之後，因為大家看到我的認真，讓我進入社會企業的另一間古早味學習糕餅、麵點類。現在，更鼓勵我接下另一份更重要的任務，就是擔起心聚點店長的職務，帶領青少年們創造一個屬於青少年專屬的咖啡廳，作為青少年圓夢計畫的起步。



---

我告訴自己：我要改變，我一定要改變，我已經失去了爸爸，我不能再失去媽媽。







不願再有下一刻的心碎

# 社會企業篇

2014-2020



改變在社企





## 前言

文/周涵君 執行長

我是一個最不擅理財的人，即使自己曾是金融機構的一員，在股票飛揚之際，全辦公室60人中，只有2人沒進股市，我就是其中一個；遇到必須配銷理財商品，只要額度不高，我通常都是摸摸鼻子，在不想陷害身旁信任我的親友下，只能自個攬下認賠了事。這樣的我，在準備第一家社會企業－七品聚餐廳時，我雖看準賣牛肉麵絕對會賺，因為附近幾家牛肉麵都不上味，但就是狠不下心來。前一年，好不容易接到60元工地便當的單子，也因為不忍心用進口倉儲批來的冷凍肉品，只能硬湊活地撐了一段日子，直遇到貴人插旗，總算找到了退場的藉口。

這樣的我，為什麼非要在103年NGO還能不能成立自己的社會企業當下，頭也不回的帶著大家從美河市搬開，來到台北市最大平宅－安康國宅旁落下腳，掀開我們社企的第一步大門。這起因於我們的第一個案－阿豪。

阿豪是99年我們在基隆監獄辦理「家庭支持方案」第一個出獄的同學，也是我和老爸（我的另一半）親自去監所接的第一位同學。當時，我們就知道要穩住個案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出獄的當下跟藥頭和大哥搶人，也就是誰先到監所門口，誰就贏。於是，我和老爸早上九點不到就到監所，兩人橫豎地就先擋在監獄大門口等了一個半小時後，才看到阿豪一臉驚訝又興奮地上了我們的車。我們帶著阿豪先去吃頓好吃的，以去去霉氣，然後又替他的爺爺外帶一份炒飯，再循著蜿蜒的小徑，才找到了像似碉堡的家，大陳義胞的匾額就這樣孤零零地掛在斑駁的牆上。





由於阿豪是第一個被我們親手接出來的個案，加上發現他奶奶生前又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友，每天在教堂裡掃地服務、照顧神父，所以更視阿豪為己出。那段時間，我們幾個都沒有一個有念過社工，所以三不五時的都擠在芳萍師母（現在是牧師）的基隆教會跟著他的兒子學「家系圖」，看到阿豪的機會也多了。聽到阿豪找到了一份資源回收的工作，我們幾個都搶著跑去看他、給他鼓勵。大熱天，滿頭大汗、黝黑皮膚、充滿自信的阿豪對我們說：「我太幸運了！我碰到一位好老闆，他看我每天一大早就去幫他整理園地，很感動的對我說：只要我把這片地整理完，他就升我成組長。我要好好地做，一輩子跟著他...。」果真，一個月後，阿豪把那原本堆得像小山丘的瓶瓶罐罐、玻璃瓦片都給夷為平地，但阿豪的老闆要他以後不用再去了...。

自此後的阿豪，就再也提不起勁，瘦得不成人形的時候，我們知道他又跌到毒品裡，偷竊、剪銅線去換毒品...，案子接二連三，但都沒有進去關。有一天，正當我們幾個正在準備第一次的聯勸投案，阿豪跑來找我們求救。我們那時的辦公室就在崇光女中對門的文萃樓旁，大夥正被聯勸案忙得不可開交，看到阿豪來，能做的就是趕緊跟文萃樓訂了兩間客房，說是給同仁通宵趕案子休息用；然後買了一堆麵包零嘴，把阿豪偷偷塞進了客房。鳴敏和我們幾個會時不時的輪著去看他，他也會在稍稍清醒時，陪在我們身旁，看我們忙著打印、裝訂。之後他又消失，我們依舊忙我們的；再看到他時，是在基隆省立醫院，當時的他已瘦得更不像人，我們那時誰也沒有經驗，只能託給鳴敏。

一日，警察局來電找鳴敏，說有一個人死在旅館，留了五封遺書，只有給鳴敏的信上有寫電話號碼，所以警察找到我們去認屍。鳴敏趕去後，發現倒在浴室地磚上燒炭自殺的不只阿豪一個人，還有他住在台中曾也深陷毒海患憂鬱症的姊姊，也取回了那封訣別信。

---

不願再有下一刻的心碎



信上是這樣寫著：

明敏老師：您的學生阿豪真的是太對不起妳了，辜負妳對我付出的真心，連續給予妳們太多的狀況，而且我所開的支票，從沒有兌現過，懇請妳們原諒。人的一生真奇妙，為何讓我染上毒品，毒害我一生，讓我無臉見人。對不起太多關心我的人，再三思考，我只有走上這條不歸路—赴黃泉。來世再有機會做人，再報答您的恩惠。

阿豪絕筆。

這件事給我們很深的打擊，我每次都在想，如果我們還能為阿豪多做些甚麼，也許他就不用死；有的時候，看到同學們三番兩次的復發，看著他們羸弱的身軀、空洞的眼神，以及日以繼夜的追著毒品跑，我也會想起阿豪，或許「走」也是一種解脫。之後的每次辦「新生命體驗營（前身是CHOICE）」，我都會帶著那封訣別信，鼓勵大家千萬不要再跌回去；我也會不時的鼓勵自己，除了幫同學找工作外，是否可以自己開店，當他們的老闆。

於是，我去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旁聽馮燕老師的課，以多一點的了解甚麼是社會企業。馮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開啓了我想好好投入社企的那扇門，但我並沒有成功的說服我們的董監事們。的確，我們業務才剛上手，我又沒有作生意的頭腦，但我的內心一直有個聲音：「如果這是對的，天主一定會幫助我們的。」但是錢從哪裡來？這使我只好又動腦筋到老伴的身上，說服他把我們的房子拿去抵押，成立了「七品聚利伯他茲有限公司」，並說服老爸先當掛名的老闆，待一切穩定下來後，我們再把這個公司轉贈給基金會。就這樣，掀起我們社會企業的第一頁。

---

不願再有下一刻的心碎





# 七品聚實習餐廳

來自聖神的七樣恩典：上智、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和敬畏天主



成立的背景—起因於

第一位個案的離世，如果我們還能為他多做些甚麼，也許死亡就不會是他的唯一出口，盼望恩典在七品聚，與毒品的拔河戰正式開始。



## 服務特色

- 便當訂購
- 內用簡餐
- 精緻桌菜
- 客製服務
- 外燴饗宴
- 線上點餐
- 租借場地

## 培訓重點

- 食品安全
- 廚房清潔
- 廚務助手
- 餐飲服務
- 食材運用
- 考取證照
- 庫儲管理
- 客戶接待
- 考照培訓





# 人文咖啡小棧

我們的心是聖神的宮殿  
聖神居住我們每個人心中



成立的背景—起因於  
一位青少年與一位成人在七品聚廚房起衝突，為讓青少年  
有一個專屬於自己的空間，特精心打造了一間咖啡屋，樓  
上則建置為「心理諮商所」。兩種不同性質場域的交會，  
讓青少年咖啡小棧更具職能培力之功能。



## 服務特色

- 手沖咖啡
- 飲品調製
- 甜點冰沙
- 簡餐料理
- 課程講座
- 場地租借
- 線上點餐

## 培訓重點

- 吧台訓練
- 禮儀訓練
- 餐飲服務
- 飲料調製
- 簡餐料理
- 食材運用
- 考取證照
- 庫儲管理





來自聖神所結的果實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成立的背景—起因於  
為支持各監所「一監一特色」產品，培養同仁行銷技巧與  
能力，並自行開發代銷在地小農、有機優質產品等，以聖  
神的九個菓子精神服務消費者



### 服務提供

- 監所產品
- 有機食品
- 年節禮盒
- 市集擺攤
- 烘焙產品
- 茶食點心
- 特色美食
- 團購服務
- 銷售自產品

### 培訓重點

- 行銷技巧
- 行銷管理
- 電子商務
- 實體店面
- 顧客經營
- 廠商開發
- 商品開發
- 市集銷售





# 五餅二魚古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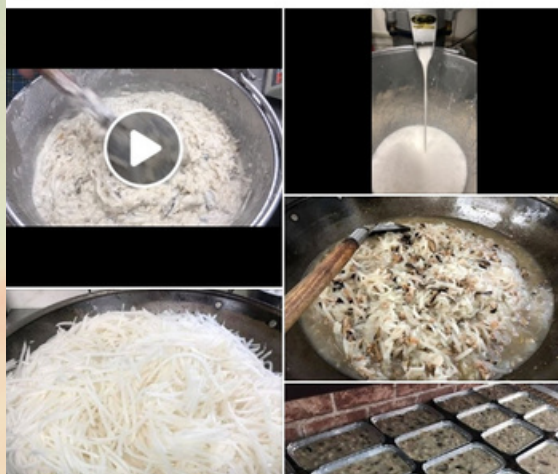
任何的奉獻，只要經過神的祝福  
就會恩典倍增



## 成立的背景—起因於

為支持矯正署日間外出監外作業政策，本會率先自106年2月起與新店戒治所簽訂契約，為傳承傳統美食，提供多元的職能培訓機會，特增闢五餅二魚古早味場域，期許每人習得一專長，專精一產品，彼此產銷連結，為復歸社會奠定基礎。

預購方式：..... 更多



## 服務特色

- 手工蘿蔔糕
- 手工芋頭糕
- 碗粿 / 肉粽
- 炒米粉
- 彌月禮盒
- 傳統美食
- 各式麵點

## 培訓重點

- 職場倫理
- 師徒傳承
- 傳統料理
- 食品安全
- 物料整備
- 產品調配
- 手作料理
- 包裝行銷



# Jogo Bakery

## 九菓烘焙坊

以「一對一師徒學習制」的方式  
培育對烘焙有興趣的青少年



成立的背景-起因於

技術的養成需要深耕、職能的探索更是多元，從烘焙過程中看到青少年的投入與專注，特聘請具中、西式乙級證照及技術士監評委員資格的師傅進駐，109年5月增闢「九菓烘焙坊」場域，以師徒制模式提供青少年專業烘焙學習機會。



### 服務特色

- 伴手禮
- 茶會點心
- 會議餐盒
- 蛋糕蛋塔
- 麵包蛋糕
- 手工餅乾
- 年節禮盒

### 培訓重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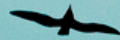
- 職場倫理
- 師徒傳承
- 食品安全
- 物料整備
- 產品調配
- 手作烘焙
- 包裝行銷





# 改變在社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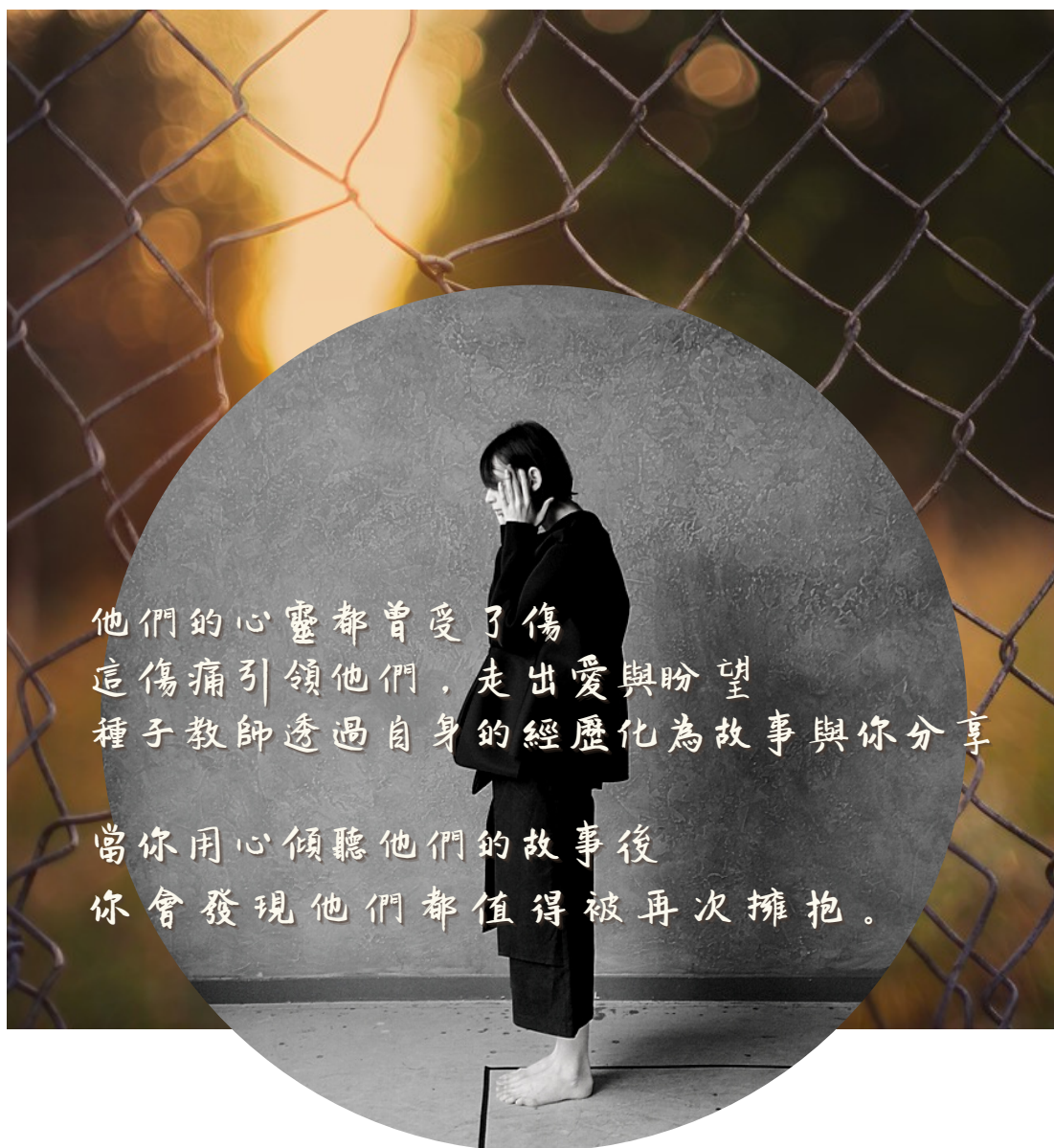
五年中，本會共協助123位藥癮者在本會的社企場域工作，其中有36位是司法少年；透過社企取得中餐丙級證照的有14位，丙級烘焙證照的有2位，其他證照的有3位。這19位中，有5位是司法少年。透過社企復學成功的有13位，其中的2位利用工餘之暇，拿自己的薪水請家教補習功課，並雙雙進入大學社工系就讀，1位已於今年（109年6月）自大學社工系畢業，正式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另1位去年年（108年）甄試上大學的社工系。另有1位，於今年（109年6月）亦甄試上大學的社工系。



## 利伯他茲社會企業

2014-2020

不願再有下一刻的心碎



他們的心靈都曾受了傷  
這傷痛引領他們，走出愛與盼望  
種子教師透過自身的經歷化為故事與你分享  
當你用心傾聽他們的故事後  
你會發現他們都值得被再次擁抱。

是罪人？是病人？

**是需要被幫助的人！**

讓不一樣的'存在'都能好好存在



# 新展事業篇

## 治療性社區

如果你累了，不想再過那種被毒品追著滿街跑的日子...  
如果你這次出獄，想給自己一段沉澱的日子，再重新調回你的腳步...  
如果你不懂你所深愛的家人，為什麼接觸到毒品後，  
會變成另一個人，做出那麼多讓人傷心的舉動...

有一個地方如果可以讓你的家人喘息再出發，你願意試試嗎？

### 特色

台中以北唯一 藥癮治療性社區

一個位於都會區、半開放式、多元化、全方位的社區，  
一個暫時可以讓你脫離物質成癮的環境。

我們的硬體環境雖然不大，人性化且溫暖的設計，讓每位學員有「家」的感覺。

### 精銳 團隊

這是一個由成癮醫療龍頭束連文醫師和張祺副執行長（東海社工博士班就讀中）所帶領的團隊，其中包括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犯罪研究、護理師、心輔員、種子教師群和一組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的精銳團隊。



## 課程 內容

課程的設計多元且專業，包括：復發預防、NA與AA、生涯建構、自我探索、情緒管理、溝通技巧、表達性藝術治療、價值體系養成、生活技能訓練、冒險體驗、運動團體、休閒規劃...等課程。

## 目的

提供除了「勒戒處所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與「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外的另一項選擇。

請給自己與家人一個機會，

讓我們成為您可以喘息的肩膀。

就如種子教師篇的每一個生命，在多元專業及永不放棄的堅持下，讓改變成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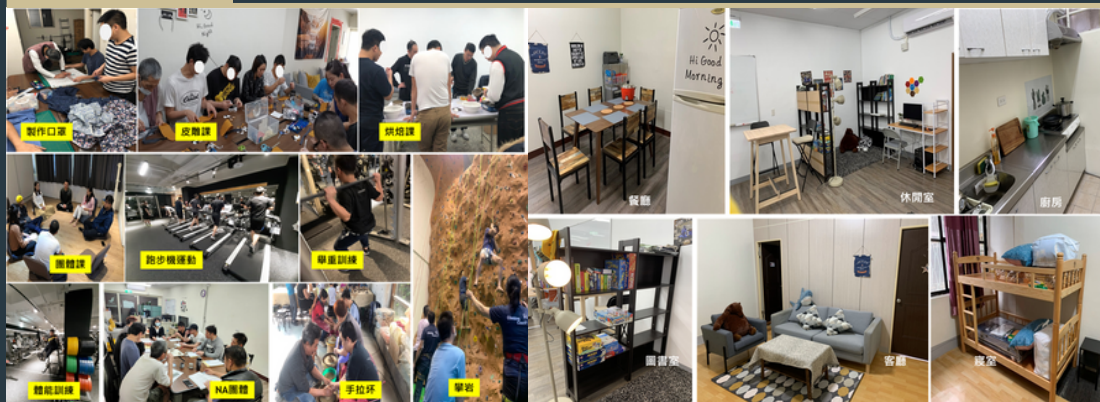
治療性社區



入住申請

## 治療性 社區

本會自獲得衛生福利部心口司治療性社區補助案後，至今執行不到**8**個月，就有**4**個住民分別考上大學的企管系、建築系和社工系。



# 倡 議

## 給他們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學校

---

從20年前我們踏入監獄那刻開始，我們不難發現獄裡有七成以上的收容人，在他的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接觸幫派及毒品。所以，當業務開始穩定後，我們除了開始不停地在少觀所、桃少輔及誠正中學撈孩子外，我們也進入各大校園從事反毒宣導，為有需要協助的高關懷班同學上生命教育等課程。102年起，為了取得站在最前線的門票，我們開始陸續承接司法轉向少年後追服務及北北基桃四縣市藥物濫用兒少預防輔導暨藥癮家庭親職教育等方案，加上法院託給我們在社企場域工作的孩子，年服務量幾乎近五百位。

我們之所以會將總會搬到北市最大平宅社區的現址，就是因為當時社區內拉K的孩子實在太多太多了！這些孩子的家庭大都屬經濟弱勢、親職功能薄弱的高關懷家庭（大部分主要照顧者有身障或精障問題、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父母在監服刑...等），而居在此平宅社區內之青少年經常聚眾滋事、打架翹課、在外遊蕩，不僅非常容易受不良分子所吸引而淪為犯罪工具，更有甚者，本身亦為毒品受害者或販賣者。

在那五年中，我們的老師早上會敲門叫孩子們起床、用公務車送孩子去學校、出事了充當他的家長開協調會、關懷據點常開到晚上11點都不敢關門...。雖然前前後後大約協助超過20位中輟生重返校園，但真正到最後完成受教權畢業的孩子，可能3個都不到。我常在想，難道這真的只是孩子的問題嗎？難道我們的學校做得還不夠盡心嗎？





在幾乎長達十年的追趕跑跳碰裡，我有過無數次的無助感，也對我們這群站在前線的同仁們有說不出的心疼。尤其自從接下藥癮者治療性社區工作後，看著這一個個不知道下一刻會做出甚麼事的懵懂少年，我好幾次都沮喪的怪自己為什麼那麼自不量力；不輕易流淚的我，也不只一次的止不住痛哭。我不知道這群孩子怎麼會變成這樣，我也在想：如果把他們放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人受害...

還好我們團隊輔導人力夠多，種子教師的典範效應加上文攻武嚇夠強，又加上有社企場域可以提供穩定的工作當誘因...，孩子們會在把我們搞到雞飛狗跳後，一個個又奇蹟似的站了起來。甚至當勞動部斬釘截鐵的告訴我們，因為我們的咖啡小棧營運不好，明年的培力方案將不會被列為補助對象時，孩子們居然捲起袖子說，讓他們自己來吧！於是一個完全由孩子們主導的「夢想咖啡屋」就這麼成立了！只可惜能站到吧檯的孩子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這讓我們知道：只要給對方式，孩子們被拉回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我們這裡的孩子，有一個才待了短短的9個月，就把12萬元的欠款還完；一個從3歲開始就在各個安置機構長大的孩子，在這裡拿到了中餐丙級證照；一個從小就開始犯案每天2包菸不斷的孩子開始自動戒菸...，以及第二圈種子教師的改變歷程（見專刊），再再都告訴我們孩子的轉變是有無限的可能。這群孩子的教育投資絕對不能是廉價的，更非現在散彈式又標籤化的高關懷班輔導方式，而是一個集結公部門教育、社政、司法、醫療於一體之多元又專業化的教育園地，以代替現有的感化教育及安置體系所帶給青少年的不良影響。

我們不能再等待，因為現在不做，我們誰也不能保證：下一個受害者是不是我們身旁所深愛的家人。

---

給他們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學校



Libertas

# 捐款

本會經費來源，以**108**年為例：政府方案補助佔**77%**，企業與民間募款佔**23%**，**109**年度資金缺口為**2,000**萬。

由於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募款收入有限，為期今年度財務的持平與下年度業務的順利運轉，資金缺口亟需 您或 貴單位的鼎力贊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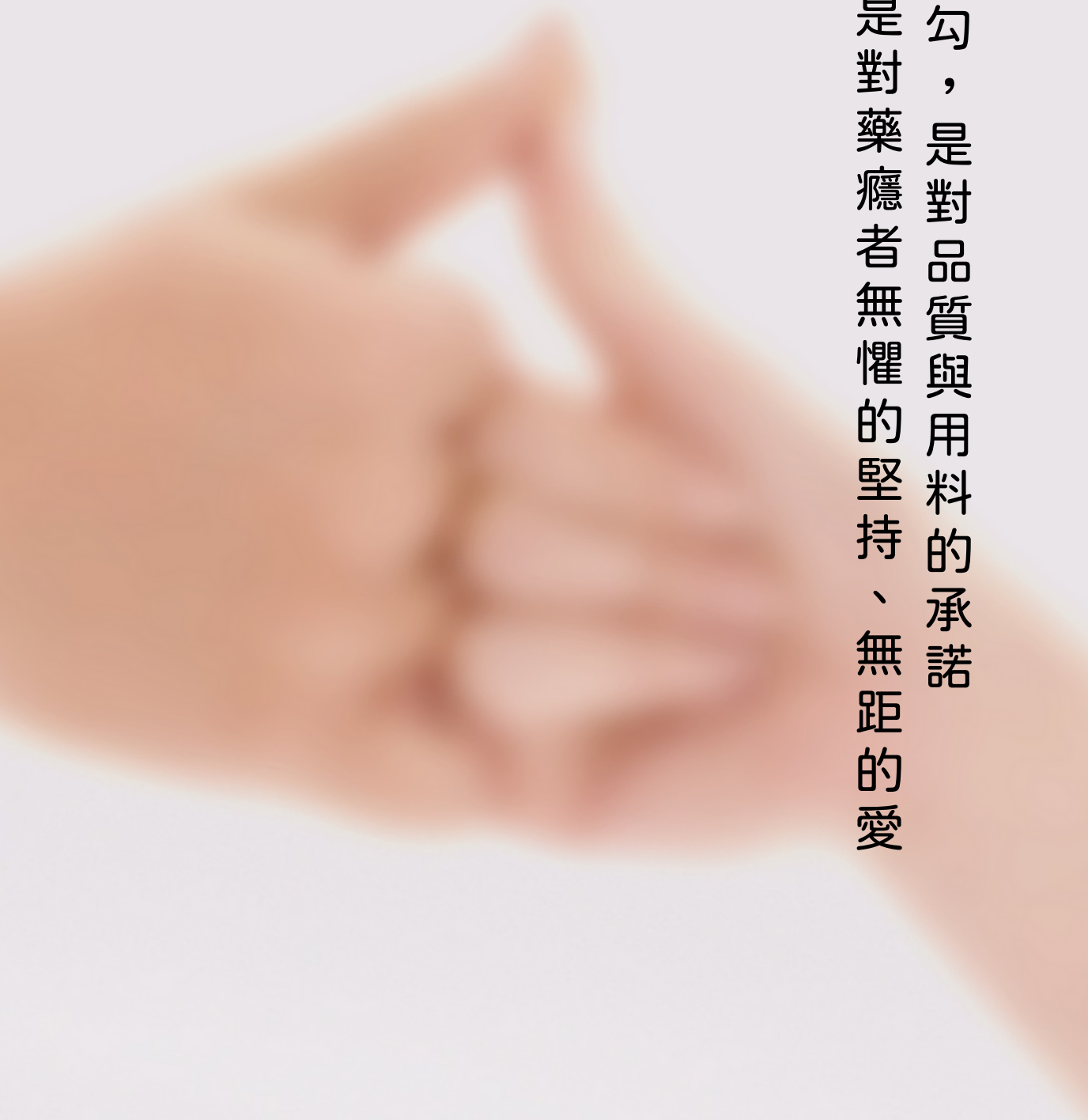
邀請 您或 貴單位，以下列方式與本會攜手共創無毒的社會，嘉惠你我以及永續健全的世代。

- 一次性捐款：以一人一千元方式成為「利伯他茲之友」。
- 公司行號年度捐款：懇請給我們30分鐘，讓我們親赴 貴公司作簡報。
- 加入本會董監事團：認同本會理念，願意大力資助本會。

109年10月01日印製

打勾勾，是對品質與用料的承諾

也是對藥癮者無懼的堅持、無距的愛





麵包之所以美味，來自於天然與純粹  
利伯家園之所以溫暖，來自於如同家人的關心包容



---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總會）

會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18號

電子信箱：libertas48@gmail.com

統一編號：29473029

連絡電話：(02)2936-3201（代表號）

傳真號碼：(02)2936-3206

利伯他茲桃園分會

會 址：33042 桃園市桃園區華南街60號3樓之1

聯絡電話：(03)3313-212

傳真號碼：(03)3313-292

利伯他茲心理諮商所

會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62號2樓

聯絡電話：(02)2936-1183

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辦公室

會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8-2號

聯絡電話：(02)2936-3201分機43

七品聚實習餐廳

店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18號

連絡電話：(02)2936-2902

五餅二魚古早味

店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56號

連絡電話：(02)2939-5279

九個菓子烘焙坊

店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56號

連絡電話：(02)2939-5279

九個菓子商店

店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60號

連絡電話：(02)2936-2989

心聚點人文咖啡小棧

店 址：116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62號

連絡電話：(02)2936-1182

---

發行資訊

出 版：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發行日期：109年10月01日

當新興毒品不斷地以混藥和變裝的方式殘害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怎能保證下一個受害者不是我們身旁所深愛的家人。

## 毒海破網再生手

需要您的支持



捐款資訊：

戶名：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50131535

郵局儲簿帳號：0311524 - 0604300

臺灣銀行新店分行：075001- 026003

中國信託北新店分行：772540014622

銀行電匯/ATM提款機轉帳捐款